

漢書門類
二三〇〇號
九〇函
二〇冊

內閣文庫
漢書
二三〇〇號
二〇冊
九〇函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2300
冊數	20 (15)
函號	290 41

明名臣言行錄

六十五之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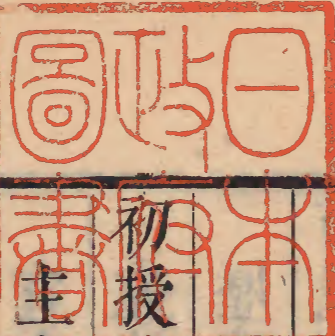


明名臣言行錄卷第六十五

尚書楊襄毅公博

淺草文庫

字維約蒲州人嘉靖己丑進士官至太子太師吏部尚書卒年六十六贈太傅謚襄毅



初授陝之藍屋縣調長安課治行尤異徵拜兵部武庫主事遷郎中故相翟公鑾奉命犒諸邊參幕府當是時宣大卒悍驕屢戕其帥公告翟公以便宜撫諭之鎮賴無事至肅州屬番數百人遮道要賞翟公欲弗予不能欲予患來者滋衆無以應公請翟公坐堂上數以命使至不悉衆遠迎將縛以屬吏番人叩頭再

明名臣言行錄卷之五
三請乃釋不罪而稍賚其首至者諸番感且畏竟不敢復來翟公還首薦於朝賜白金文綺改職方郎中是行也起遼左迄甘肅行萬餘里具得其山川陰陽士馬強弱怯勇民所欲惡之大端及在職方鹵數入宣大山西撫督奏報一夕十數上懸度立斷悉中機宜時出奇畫衆謂未必然已而無不然皆以其前之歷覽當也

肅皇將有討於安南請先以文告及乞降請許以自新因疏便宜六事肅皇盡用其策益知其材可大用故自山東提學副使山東糧儲叅政不四年超拜僉都

御史巡撫甘肅初罕東諸屬番以避土魯番居肅州境上其後族類日甚強西人以爲憂而力莫能遣詔語之曰若屬羈於此謂暫安可耳非所以計久遠也今自白城至金塔水甘而草肥吾爲若築城堡作渠壩給耕具俾往居之何如咸叩首曰幸甚遂築城七計地與人置食用之器咸備以示諸酋諸酋謹呼徙出塞遠者至百五十里約以朔望日入城番漢毋非時通違者重罪又鑿龍首等渠墾田三萬餘畝召民耕其中又請以巡按御史督學政西人由是富而知學鹵嘗大入士競效死戰斬首百四十餘級賜詔嘉

明倫彙編 家範典 卷六十五
獎晉右副都御史丁母憂西人遮道泣留窮陬孤戍
至今爲尸祝

仇鸞之未敗也公與總督曾襄愍公論之徵下詔獄而
時襄愍方議逐套鹵修東勝及故受降三城期並河
爲塞鸞與其黨詆爲生事卒殺襄愍庚戌鹵入薊薄
都城鸞以勤王有寵數毀公肅皇知其情竟不能害
壬子鸞殛死會服除卽家拜兵部侍郎兼僉都御史經
畧薊保二鎮庚戌之變鹵實道潮河川入議者爭請
爲備而水湍悍不可城乃緣水築墩離立錯峙墩置
戍守鹵遂不敢掉臂其間秋召還提督京城九門故

是歲七月輒分兵守陴如寇至公曰此自疲術也亟
罷歸其營兵不勞而費省冬詔總督薊遼保定軍務
選士馬繕堡堞除戎器操必勝以待攻無何鹵寇古
北口號二十萬連營百餘里身披甲督諸軍禦之鹵
屢攻不得入則併力攻孤山堡夜攀堞登我軍斫其
腕墮鹵氣大沮肅皇馳賜緋豸出帑金巨萬犒士公
宣布德威諸軍益感奮殺傷鹵無筭已又募死士持
火器夜驚其營竟夕四五發鹵自相蹂躪死比明悉
遁去論功晉右都御史兼侍郎蔭一子錦衣衛千戶
明年萬騎入馬蘭峪擊却之幾獲其首打來孫召拜

兵部尚書尋加太子少保黜陟將吏人莫敢干以私
丁父憂戊午召還本兵方疏辭會鹵圍大同右衛急詔
公往援乃墨線出關鹵聞曰楊太師至矣遂解圍去
先右衛被圍久其將士固守無二心疏請褒卹條戰
守及善後十事奏行之

公又奏蠲大同被鹵各州縣稅糧有差詔書至鎮軍民
大喜公因宣布國恩選其丁壯之驍健者名爲義勇
使各路將領分隸教習之兵威復振

公旣歷陳修邊之說遂於大同右衛東路築牛心諸堡
塞爲墩臺二千八百七十二座濬大濠二道各長十

八里小濠六十四道交互聯絡鹵左右顧不得騁而
南晉太子太保兼左副都御史鹵首唅素時以輕騎
擾邊計擒之斬其黨十五人分兵襲擊斬獲又若干
人未幾鹵入薊州詔移鎮薊畫地爲十區檄將分區
拒守而三耀武於邊諸酋震悚終歲無敢近塞者
公在薊賈勇教戰自四方至者稍有寸長輒置幕下擇
志氣可使者激之曰鹵亦人耳柰何見而走安知天
不欲而富貴令奮跡行間耶久之士知戰故輒以無
事

召還掌部事加少保權倖不便其所爲往往爲飛語中

以奇禍肅皇悉拒不納更下諭褒美讒忌始息癸亥
十月鹵窺薊謀卒於一月前得其情知將窺墻子嶺
故厚集兵馬以拒之三衛彘爲鹵導者偵其難入則
給總督楊選謂鹵欲由潘家口進選信之乃引精銳
往赴公策鹵詐邀止其行不得手爲書三止之又不
得因檄諸路兵赴都下後數日鹵果踰墻子嶺犯通
州烽火徹大內諸邊兵先後悉至鹵驚謂神乃解去
乙丑以一品再考蔭子國子生改吏部尚書未幾肅皇
帝崩穆宗莊皇帝奉遺詔錄忠諫舉遺佚修平宸濠
功復新建伯召諸舊德布在臺省郡邑長吏有聲績

增秩示勞不輕徙官一時所稱善政多公贊畫之功
已巳論事忤旨會左右倖臣多毀之者謝病歸辛未莊
皇詔還吏部以一品四考晉少師兼太子太師仍蔭
子國子生賜賚甚厚癸酉分獻夕月壇疾暴作扶歸
上疏乞致仕上不允加賜餼牢酒米又疏辭謂有不
忍言去之狀三不得不去之情三上乃諭賜乘傳命
子俊民俊卿侍行至蒲數月卒

公性明達事無大小一見能得其微與其終所當成敗
上自縉紳下至厮卒言無隱情談說古今品第人物
敷暢該博聽者忘倦蒞官臨戎應酬庶務雖甚煩遽

意常安閑夙興候朝夜分計政不少倦怠亦無勞苦
之色蓋其稟厚養完非偶然也所著虞坡集詩集雜
公著歷官奏議凡八十四卷皆其始與其終也
子外廷對陳論皆至前遊民卒
亦言去之然三不掛不去之辭三上以備選對介
子得天下觀資蔭恩交西水慈心凡曾幾其共
皇時徵吏清以一品四沐澤少則天子太廟
且日備事皆言會式古於引形規之亦備
御慈示愛不雖掛育一德

尚書譚襄敏公綸

字子理撫州宜黃人嘉靖甲辰進士累官兵部尚
書兼右副都御史贈太子太保卒謚襄敏

初授南祠部主事稍北遷庫部郎轉南職方時倭寇薄
留都都下人人震恐帥又懦怯無敢前公獨毅然請
募壯士禦却之以知兵名

擢守台州至則簡習精卒千人一捷於柵浦一捷於北
嶺一捷於楊沙溪皆在旬日間以此益知名就遷浙
江副使為巡海使者公悉散諸徵調一意練士著倍
餼餉備器械厲威信必誅賞教之三月部士皆爭命



死敵而會督府勦王直黨於舟山兵相距十月莫敢動公伺賊登馬岡急擊潰之明日攻何家礮又大潰之黨無留未幾犯桃渚公急走桃渚已又殺海門陣者登城矣公急率衛卒搏賊又扼賊海門之南北路遇之於新河追殲之南灣浙中寇盡平陞參政轄海事如故

廣寇流劫江西時公方丁艱家居起復擊平之改福建參政乞終制亡何倭陷興化又起復公以僉都御史巡撫福建公期戚繼光犄賊渚林一鼓盡擒之俘斬二千二百有奇獲被鹵三千餘人衛所印一十五章

然不自居功悉以歸前督府是時前督府方獲罪得藉以解陞副都御史復擒賊於福清之神前灣漳浦之玻璃嶺其他楊一蘇阿普藍松山等閩中衆不下二三千人皆誅滅過當八閩底寧得請補制

起巡撫陝西未至蜀妖人蔡伯貫倡亂改巡撫四川至則寇已平經畧川事如改施州衛於支羅設隆昌縣於隆橋平宣撫薛氏而改設隆安府於龍安皆得請蜀人大德公又討除逆賊鳳繼祖有功賜錫幣

隆慶改元陞兵部右侍郎總督兩廣尋召還明年以左侍郎總督薊遼公謂鞏護京師莫如謹備薊鎮備薊

鎮無如注精戰具於是修壕塹創敵臺造戰車烏銳
佛郎機諸具甚設初公在江南時與俞大猷戚繼光
共事戎間用浙兵得勝有所之必帥與俱往賊望見
浙兵旌幟無不膝行受刃及是請得南北兵兼訓練
奏立三大屯營管鑰竟委戚將軍薊自是稱雄鎮鹵
法相戒不敢犯
庚午陞右都兼兵侍辛未陞尚書皆協理戎政是冬予
告明年起兵部尚書掌部事方是時三鎮貢市竣北
鹵三貢禮成粵東羅旁蜀中九絲平遼左征逆酋王
杲及平鹵堡之捷推功本兵三賜金幣兩蔭子二益

俸一加太子少保賜麒麟蟒衣各一襲亡何卒

公慷慨負奇節朝廷始終置公兵間公亦以兵事自表
孳晝運量玩彘鹵於股掌上其志慮忠勁卽邊徼靖
謐常若臨大敵不敢晏處嘗言國家欲破鹵者必得
人爲總鎮將兵十萬東西往來擊無晝地自孳或時
出塞擣虛庶得志又欲圖復大寧安薊遼西稍移鎮
偏關犄角宣大庶幾銷鹵無大舉少好道家言其後
入官家居聲伎自奉卒年五十八贈太子少保謚襄
敏

尚書王襄毅公崇古
字學甫號鑑川山西蒲州人嘉靖辛丑進士累官
太子太保兵部尚書贈太保謚襄毅
出鄭端簡公門鄭負人倫鑒為所器重悉以國朝掌故
及戰守機宜指授之已奮然有自見之志矣授刑部
主事歷員外郎中巨璫麥福縱下為奸利繩之以法
無少貸分宜中夏貴溪以危法獄具而獨不署名徐
文貞亟稱之出為汝寧太守伊藩驕恣置左右於法
而歸其侵田大盜師尚詔蹂躪吳楚間諸郡震動設
方畧戮其魁數十人賊鋒為挫晉副使飭兵常鎮創

尚書王襄毅公崇古

字學甫號鑑川山西蒲州人嘉靖辛丑進士累官

太子太保兵部尚書贈太保謚襄毅

出鄭端簡公門鄭負人倫鑒為所器重悉以國朝掌故
及戰守機宜指授之已奮然有自見之志矣授刑部
主事歷員外郎中巨璫麥福縱下為奸利繩之以法
無少貸分宜中夏貴溪以危法獄具而獨不署名徐
文貞亟稱之出為汝寧太守伊藩驕恣置左右於法
而歸其侵田大盜師尚詔蹂躪吳楚間諸郡震動設
方畧戮其魁數十人賊鋒為挫晉副使飭兵常鎮創

海防條議率命大猷等於海洋殲倭奴二百餘級
晉按察使河南右布政擢右僉都御史巡撫寧夏上豫
秋防六事鹵寇清水營遣大將吳鼎擊走之又招降
卜兒丈三百餘人鹵徙榆林潰瓦渣梁殺大將親督
勁兵往救之斬獲甚衆晉兵部右侍郎兼僉都御史
總督三邊軍務二歲中鹵凡三薄塞遣大帥董一奎
趙苛等擊走之尋遣雷龍等出長城二百里至白城
子搗其巢大破之會流賊郭孟振鈔掠秦晉勢張甚
檄兩省兵平之凡斬首鹵七百餘級鹵馬牛羊輜重
一萬六千有奇

晉右都御史改宣大山西總督時俺答者鹵酋之最雄
黠者也而中國叛人趙全輩實傳翼之全居古豐州
屋居佃作招亡命數萬號曰板升導鹵入塞故邊庭
無歲不中鹵國家懸賞格得全等一人賞千金拜官
都指揮會俺答愛孫把漢那吉者有所恨挾其妻比
吉等叩關請降公喜曰此奇貨可居俺答卽急因而
爲市諭以執送叛人趙全等還我乃優遣以慰其舐
犢之愛而制其命若其弗急則我因而撫納如漢質
子法使招其故部居近塞俺答老且死其子黃台吉
勢不能盡有其衆然後以居者谷蠡秩置塞外其與

黃台吉構則兩利而俱存之弗構則以師助之外以博興滅扶危之名而實收其力廷臣譁然以爲不可御史葉夢熊爭尤力上曰寇慕義來降宜加優撫其以把漢那吉爲指揮使阿力哥爲正千戶各賞大紅紵絲衣一襲俺答婦恐中國戕其孫日夜尤俺答俺答尋亦悔遂擁十萬衆壓境公堅壁清野坐困之而陰部署兵馬扼塞處相持數日鹵稍稍引退公故令那吉緋衣金馬揚揚壁上以示鹵鹵婦感且泣曰漢乃肯全吾孫吾且嚙臂盟世服屬無貳奚有於叛人遂定盟通貢市馬而諸部亦貪中國財物咸從吏無

間言十二月俺答執叛人趙全等九人來獻索那吉許之

獻俘闕下上降勅封俺答爲順義王諸酋拜官有差公親詣弘賜堡宣上威德定貢市則諸彝羅拜龍帷奉表稱謝貢馬五百有九歲以爲常其互市視宣大準事竣穆皇帝大悅祭告郊廟御皇極殿宣表受賀自辛未迄於今邊鄙不聳完室家保首領省軍興費不貲功甚偉焉是年進太子少保兵部尚書公爲俺答陳乞四事一請給王印如先朝忠順王例二請許貢入京比於三衛各貢使貢馬三十疋三請給鐵鍋議

廣鍋十觔煉鐵五觔尚未可爲兵器洛鍋生粗每十觔煉鐵三觔宜可給與以敝易新四請撫賞部中親屬布段米豆散所部窮丁塞上仍許不時小市在鎮五載以協理戎政召還明年加少保未幾告歸又十二年而卒享年七十有四

副都御史龐惠敏公尚鵬

字少南南海人嘉靖癸丑進士官至副都御史卒筮仕樂平縣治行卓絕召爲監察御史命覈浙直軍餉發總制胡宗憲監軍鄢懋卿冒破之奸語侵權相嚴嵩幾中奇禍復命猶執奏如前直聲動天下出按河南強宗歛跡墨吏望風解綬去巡撫蔡汝南獲白鹿於王屋山欲會疏獻公固執不可尋丁外艱服闋擢赴河南道理考察事時科臣胡應嘉刺太宰得罪公疏救甚力且劾輔臣郭朴中外凜然再按浙江立均徭條編法歲省費百萬請著爲令通行

恩遍海內隨在立祠祀之礦徒倡亂亟促撫臣劉畿
勤平紀功時釋幼小千餘懽聲載道西湖中大家種
蓮藕取利占據相格間至傷命悉禁絕之還朝報命
浙中排門香燈涕泣攀挽公車中亦淚下也
改提督京畿學政嚴條約立學規士習丕變隆慶初條
陳時政數萬言擢大理寺丞時議興復九邊屯鹽陞
右僉都御史行部次東昌疏劾內侍恩馳驛殺人御
史以仁贓私狼藉并劾給事中齊陰壞邊餉言官憾
傷其類思有以中之不得也公巡歷諸邊足跡殆徧
與總督尚書王崇古入河套搗鹵巢有功執政忌之

竟不得敘

上會計錄言從古征歛繁多則民窮盜起天下遂大亂
臣親視邊方生靈愁苦語甚激烈

嘉靖四十五年四川妖寇蔡伯貫反已而就擒鞠得以
山西李同爲師四川撫按官移文山西捕同下獄自
吐爲李午孫大禮之子世習白社教假稱唐裔當出
御世惑民結衆倡亂與大獄錄姓名無異撫按官論
同坐斬奉旨誅之公爲都御史上言據李同之獄福
達之罪益彰而當時流毒縉紳至四十餘人衣冠之
禍可謂烈矣郭勛世受國恩乃黨逆寇陷縉紳而樞

要之人悉願指氣使一至於此是萬一陰蓄異謀人人聽命爲禍可忍言哉乞將勛等追奪官爵以垂鑑戒馬錄等特加優異以伸忠良之氣穆廟從之凡當時死事謫戍者皆得敘錄是獄始明

巡至甘州御史部永春修前郟中之疏下吏部楊太宰博持之甚力忤輔臣高拱意傳旨勒博致仕而落公職九卿科道會疏留之不報未幾博召用公亦以僉都御史起督福建軍務蠲宿逋五十餘萬踰年擢左副都御史協理院事時權相張居正聞喪奪情罪及言者公移書申救居正黨陳三謨承望風旨以考滿

年月小誤指摘遂奉旨回籍聽用值母病劇得承訣時謂天成其孝云居四年卒

公忠介慷慨有才有膽其立朝知有法紀而不顧一身利害其當官知恤民艱而不避一時讒疑海內縉紳重焉所著有百可亭稿十六卷奏議十卷藏於家別有殷鑒錄行邊漫紀

朱宗正睦樛曰嘉靖初張璁桂萼方獻夫以議禮受知驟致通顯諸朝臣嫉之如仇璁等亦斷斷切齒恨之會大獄興三子乃協比傾陷以摠積憤部寺而下無不被楚毒者衣冠之戮辱可謂極矣嗚呼自古黨錮

長止於在官勾攝公務甲首悉放歸農廣人便之公自以代任在邇恐後至者不能守乃上疏言嶺表去京師絕遠比來牧民者視爲利藪屠剝萬狀而小民仰九重如在霄漢之上愁苦之聲無路自達故相聚爲盜臣爲是痛心疾首已將里甲弊政更張一新顧天下之事立法不難守法爲難守之於畿輔之地固難而守之於嶺海之外爲尤難昔蘇洵有言遠方之民雖使盜跖爲之郡守檮杌爲之縣令郡縣之民羣嘲而聚罵者雖百千萬輩朝廷不知也故其民常多怨而易動今廣東之民旣怨而動矣若非仰仗明旨

丁寧雖有周公之法誰與守之疏入戶部請以其言行通省如法遵守年終籍記用銀數目以聞報可
九載遷大理寺丞歷少卿擢理河道右僉都御史乙丑黃決沛縣之飛雲橋穀亭沙河留城境山一帶河渠盡塞乃於三沽故道濬渠築堤躬行督相不三旬而告成庚午河南徙決睢寧瀦其六百五十里皆赭爲平野復以故節來蒞事而廢址盡復其所濬築深廣再倍於故河而費半之出官民之舟於積閼者以萬數功垂成而持議與勘河給事左坐浮議罷去旣去而黃決崔鎮以北淮決高堰以東清桃塞海口湮而

淮揚高寶諸郡邑幾爲巨浸於是復起田間再董河道塞崔鎮堤歸仁而黃水悉歸故河築高堰黃浦而淮水復出清口會黃東入於海而海口遂闢築遙堤以爲外護所加築上隄縷隄月隄格隄長隄橫隄守泗隄寄子隄凡三十四萬七千八百二十五丈有奇磯閘料厰凡二十有四座石壩土壩月壩護壩凡五十一道濬淤淺塞決口鑿老土凡三十萬一千一百丈有奇栽護隄柳八十三萬有奇前後幾二十年輶車所至更數千里與役夫雜處畚鍤蕭間沐風雨裹霜露髮白面黧而後兩河合軌數萬艘轉漕亡害

緣河之民始獲安有室廬丘隴焉

辛卯九月泗州大水淮水泛溢高於城溺人無筭浸及祖陵公上言水性不可拂河隄不可弛地形不可強治理不可鑿人欲棄舊以爲新而臣謂故道必不可失人欲支分以殺勢而臣謂濁流必不可分霖霖水漲久當自消公凡四治河河皆治公之言曰通漕於河則治河卽以治漕會河於淮則治淮卽以治河合河淮而同入於海則治河淮卽以治海故竟公在事止以築隄束水借水攻沙爲萬全第一義而其節目細瑣具載公所著河防一覽中

又曰治河之策莫難於我朝而亦莫善於我朝自宋元以前欲避河害而已故賈讓不與河爭我朝藉河資運不與爭得乎此謂難矣然以治河之工收治漕之利漕不可一歲不通則河不可一歲不治故宋元以前黃河或北或南曾無寧歲我朝河不北徙者二百餘年一舉兩得所以爲善又曰或問河堤之決可罪河乎曰河無不暴要在守耳譬孟水執事不戒損孟一隙水必迸出凡罪水者悉官吏委避自解也

加河議興江陵實陰主之屬人謂公新河成旦暮大司空矣公謝曰司空任他人爲之老臣知有不可而已江陵怒嗾言者論公去已試之果無效乃始大服甲申江陵獄起公反爲之上書觸時諱至鐫秩罷免人以此愈多公長者

此處文字模糊，似有「中五刻」等字，但難以辨認。

尚書張襄憲公佳胤

字肖甫號峒峽重慶銅梁人嘉靖

進士官至

兵部尚書卒天啓中補謚襄憲

十七為制舉義試輒冠諸生時重慶太守光州劉公出行部閱其文而大奇之使與其子游即玄子也劉公固以古文名家又好談兵多奇文凡所携書籍盡以屬之間與玄子談當世英雄而歎曰夫英雄者其吾家子房乎玄子異其志而又益習先秦西京言下上於黃初大曆之間多所厭咀

二十三年於蜀明年遂成進士出補大名之滑令故三

明倫彙編 家範典 卷之六十五
輔巖邑也比至按宿牘讞決若神而恒以情衷法而行之兩造甫畢各得意而去吏民之嚴愛若父母矣時緹帥陸炳挾上寵張甚其所遣詞事官校與詔旨並重公一日晏坐有弁而急裝者一髯輔之至邑門門者戟之叱曰我官校也遂入下與語徑前曰縣官欲捕若邑耿氏豪亦與若有連胥吏以下皆碎易遂挾之入別室出七首交置於頸曰予我萬金陽驚曰我何所得萬金髯者曰某庫有萬金復陽驚曰庫金誠有之第上皆邑賦長名氏若出十里外必敗且今日予公庫金法必死不予亦死死等耳寧死國引其

項曰七首胡不下髯者曰我何忍下第欲得金耳乃徐謂曰邑郭中多富人我出一紙授之卽不得萬金可半致也呼一小吏前命筆書紙應賦金者二十曹曰緹帥責金甚急可人賦致二百金來予之時丞簿跼踖儀門外旣得所賦金主名乃皆賊曹游徼驍武者也始知爲劫賊亟集此二十人者人奉二十金而袖鐵椎前謁謂民貧所賦金止此矣乃陽怒曰賦汝人二百金胡二十也何以解二公橐復令一人前忽躍而就之髯者出不意卽自剄死羣縛弁者訊之名任敬髯者高章也使游徼四跡郊外有四輕騎皆逸

去拷問皆得其人磔於市居邑多暇乃喜爲歌詩而
李于鱗守順德爲比壤出其詩爲贊于鱗大善之與
折節講鈞禮時歲大饑而富民有故壅糴者請于臺
平價納諸倉爲粥以食饑者所全活數萬計事聞特
賜金幣

擢戶部主事既入遂與諸君子稅文翩翩相砥礪且飛
觴染翰卜夜無已亡何出權閩廣金帛洗手出入毫
髮無所私道改兵部職方主事累遷都察院右僉都
御史提督應天等處軍務兼巡撫所行諸郡縣務持
大體不屑屑期會務以民瘼吏弊爲急已而中蜚語

聽調歸

累遷巡撫宣府爲宣府未幾而鹵別部長滿五擁鐵騎
六百闌入獨石口剽掠時久已通互市矣因檄大帥
麻錦伏兵邀之生獲其副八賴滿五懇求之辭甚哀
計以縱之則見狎僂之則見讐乃以屬大帥錦俾建
旗鼓縛八賴將斬而馳赦之八賴叩頭流血曰微太
師身首異處矣乃諭以威德給之銀符八賴自誓不
敢復闌入邊然八賴擾而滿五驕明年挾益賞不聽
互市如舊事聞勞賜金帛

入爲兵部右侍郎未幾而浙江有驕卒之警督撫浙者

明名臣言行錄卷六十五
吳中丞善言嘗取中旨減卒月餉卒訴之不聽遂噪而縛吳公車中寇履俱破至演武塲羣詈吳公而數之且甘心焉會工部郎謙與二御史往解詬詈百端猶責吳公狀使復餉而以二千金謝過乃已吳公遂出遜於吳興當此之時吳楚閩越之卒皆驕而督撫臣悸至有穴垣以防不測者事聞江陵公曰孰能制之既而謂吾得人矣遂以公兼右僉都御史奉命往及馳至甫與吳公代而市民之亂復起始杭城中諸柵俱有役夫司干擷諸土著者募游手充之其後必取身役其人每多借貴勢以免夫數益以狹役益迫

而游手無所得食僑客丁仕卿假利便言之監司弗聽意忿忿曰謂我曹無瓜距耶寧營卒之不若謀之市猾相率焚貴勢家謂庇其應役者遂破兩臺使門畧其衣裝以出使者跳與三司俱匿跡佛廬以免事聞公謂其人曰營兵哨海者發乎曰發矣而二營留問留者不與市民合耶曰未也喜曰吾知所以處矣速驅之從吏惴惴無人色飲食談笑自若既抵鎮而民行劇愈甚盡毀諸柵以快意千餘人且抵臺門公以輕輿出諭之曰汝曹必有所苦曰苦夜役耳夫強有力之家倚貴勢之家以免而監司守令若弗聞也

者曰易耳卽下令除役衆姑叩首退旣退而行剽巨室竟夜火光亘天大怒曰上命我誅亂卒今乃見亂民而靡耶召遊擊將軍徐景星使呼二營之長入而慰免之曰亂民之惡極矣雖然非爾曹勿能剪也何不因以爲功贖曩罪乎咸踊躍聽命又呼黥卒之首倡亂者馬文英劉廷用曰聞汝二人前自縛請死壯士也汝死法胡不死義且必不死二人亦踊躍聽命於是約束二營壯士使景星帥而討亂民凡四戰大敗之生獲百五十人至轅門而丁仕卿與焉擇其豪得五十人皆斬首梟轅門餘悉下獄其從亂者咸惕

伏或鳥獸散去杭人若更生上優詔褒答以奮身犯難定變俄頃紀綱大振忠績卓異賜飛魚服鎰金文綺私念兵且戢矣寬之則廢法急之則生變乃陽好謂二倡亂者馬文英劉廷用曰罪可贖矣予之寇帶二人意自得洋洋羣卒間且有所侵侮羣卒大怨恨謂若倡我以亂自爲功得官而使我曹尚惴惴也度是二渠者與衆心左無能爲矣乃謀發諸營之卒哨於海而密以名屬徐將軍下令縛之至軍門并文英廷用輩皆斬之餘皆赦弗治仍呼平亂者二營卒語之曰吾非不得若主名以昔有微勛耳且吾不欲食

言羣卒咸股栗唯唯上大悅拜都察院右都御史
兼兵部左侍郎俾還部理左侍郎事道拜兵部尚書
協理京營戎政尋又總督薊遼三邊以遼左大捷加
太子少保已陞兵部尚書三上書乞骸歸有張居來
先生集行於世

明名臣言行錄卷第六十五 終

明名臣言行錄卷第六十六

尚書陸文定公樹聲

字與吉號平泉松江華亭人萬曆辛丑會元官至
禮部尚書卒年九十七贈太子太保謚文定

幼鞠於外家從母姓曰林至隆慶初始復本姓少貧與
其弟樹德同出為贅壻為吉士移疾歸里後告滿詣
闕相嵩柄國官無大小皆有定價而館職尤重嵩子
世蕃知公無所挈弟使人索松綾二百疋日當以翰
林子陸君公謝曰翰苑本不敢希又實無一綾惟公
所置之遂不往謁次相張治公座主也為解於嵩嵩

明名臣言行錄卷之六
曰彼陸生者何其徑庭張曰蠢人不足較嵩乃令出
試以南宮舉首不得已授館職而意遂不釋然張乃
爲公具錦幣四雙白金四十使一翰林介之謁嵩公
往至門則張所遣持金幣者已在嵩門下出刺授公
使自爲獻公大愕貽告之故公不言懷刺入一揖卽
出終不出刺嵩送二人出見持金幣者立門左問爲
誰公曰不知竟出嵩大恨公授職未幾又告歸

一日偕詞林壽分宜衆服吉公獨青衆問故公曰不知
分宜目屬之又分宜宅盆菊繽紛衆以事至爭相呈
身取色笑公從後擠諸人曰無壓倒陶彭澤聞者解

頤又掌廷試卷分宜業有他屬矣公故亂其卷分互
無所得止

同館有爲冢宰不禮者羣訴分宜所分宜曰公等如林
與吉閉戶寡交彼橫逆者何施公是時偉望鬱起而
吳門安節袁公爲給事有方名疏公靜正爲詞臣冠
冕人以安節爲定評

補南國子監司業辛酉晉左春坊諭德署掌南院篆復
改北侍讀不赴乙丑起太常卿掌祭酒事未幾晉吏
部右侍郎以病請并教習庶吉士者再又兩疏辭時
新鄭掞機務遇不如意事輒三嘆曰平泉鴻飛軒舉

明名臣言行錄卷之六
吾甚愧之而內江趙文肅尤心嚮公以得老成人入朝爲重

壬申推公內閣神廟御極特簡耆碩晉禮部尚書公始勉赴時江陵當國喜相引以爲重及見相對湛然意無所接則大失望嘗以公事謁江陵適冢宰先謁客坐甚偏公以先輩自處席必端言必盡江陵滋不悅而所署部務絕諸請託會欵鹵議增歲幣事屬儀部公曰鹵欲無窮國財有限以有限填無窮涯壑恐不繼識者偉之

禮闈屆期公訶知江陵欲私其子而借公以塞物望勃然欲歸時有進語於公者曰盍稍就禮闈秉鈞在旦晚間耳公心惡其人怒曰乃翁二十年出山爲門墻鈞軸地耶疏凡五上乃得賜告乘傳歸瀕行疏陳十事而內辨官府抑戚倖斥貂璫皆觸時忌江陵得之心動曰誰令乃公爲此者擬泛旨報公國人覩公歸皆失望沈太史一貫當晚携榼報國寺訪之訝公畧無病意問其急歸之故公曰我初入都承江陵閣中留飯甚盛意也第飯間江陵從者持踪抵刷鬢者再更換所穿衣數四此等舉動必非端人正士且一言不及政事吾是以不久留也江陵走而別公公踞床

以見抗手謝曰病甚負公推轂柰何翼日拂衣而歸
江陵敗後臺省交薦無虛歲而高臥彌堅終無世念已
丑子彥章成進士當館試手書戒以無趨捷徑無睨
權門澹泊寧靜守吾家四字箴乃吾子也戊戌年九
十遣中書存問於家壬寅皇太子立遣儀部再存問
焉時年九十四矣尚跨馬郊迎詔旨夾道相觀以爲
真天人也以乙巳年卒
公最精於易嘗言潛不必在下亦有上位當潛勿用者
亢不必在上亦有下位當亢有悔者六爻虛位位虛
而理實擬而用之存乎其人

間論良知曰陽明感學程朱者支離故直指本體而言
學者詳於講良知而於致處則畧坐入虛談名理界
中如禪家以無言遣言正欲掃除前人窠臼後來人
復從公無言中作窠臼足爲王氏忠臣王文肅稱公
不苦空而禪不標幟而儒不垢俗而隱誠然哉

不遵空印律不遵制四節不據詳以列為禁
助弊公論言中非某自以高生引引引引引
中破弊是以神言教育五為氣制制制制制
事者皆以意其取所成立其與身坐人與與與
國前以故以國以國以國以國以國以國以國

尚書萬文恭士和

字思節宜興人嘉靖辛丑進士選庶吉士官至禮

部尚書

讀中秘書試輒高等屬分宜柄政紕之當署諫垣力請
部得禮部主事乙巳使周藩便道歸省明年丁父艱
服除補原秩以母夫人故乞南便迎養改南職方員
外巳丁內艱服除改兵部復轉禮部郎中晉江西僉
事蒞饒疏裁歲貢磁器以干計

晉貴州副使督學政黔故箐峒壤錯卽儒生衽戈矛濶
疎經術公時時前諸生為講說大義俗為之化巳晉

湖廣叅政撫苗苗曰吾今乃得比於人叩壁納款者二十八寨時三殿工亟採木使者旁午四出轂擊於辰沅之道賴公曲爲經畫民得無轉徙

晉江西按察使而言官阿分宜意論公違簡書期公趣駕歸已胡中丞公松撫江西疏白公會分宜敗以故銜起家移山東已晉江西右布政使已又晉廣東左粵民萬里轉輸京帑其費不貲公著令稍徵轉輸費屬計吏并領之粵中稱便故事藩司一切政務專制於左使右署名而已公曰朝廷並設兩使若左右手非有所輕重也約分日治事以明大體

晉應天府尹屬直指初按粵逆辭之境上遂行而直指以爲倨銜之悉取諸錢穀籍稽其出納無所得則榜掠筦榷吏屬欲以誣引吏忍死不服曰萬公飲粵地一勺水耳直指愈怒据撫益亟有香山黃公佐家居養重不可致忽出謁直指直指心喜已獨能致黃公也黃曰老夫跡不至公府久矣今爲萬公來其人固涅不受緇者也直指忤甚事乃寢

道拜右副都御史督南餉條上六事嚴考課議本折省遠倉處水兌減贖緩專委任宿弊一清遷戶部右侍郎已遷禮左會華亭罷相新鄭當柄遂引疾疏四上

得予告然身雖歸而名愈重矣萬曆初起用以少宗伯攝大司成事遂晉禮部尚書條上崇儉數事會災祲雜襲又奏杜倖門容戇直汰冗員抑干請以回天意時江陵柄國九卿咸出其門下公孤子一身自落不相合於是求去甚力竟賜傳歸歸數年而歿當其歿也鄧直指適按其地晨坐堂皇見左右侍者相向淚承睫詢之曰萬公歿矣嗟乎此豈可聲音笑貌取哉

公性廉儉茹淡衣浣黔土司或德公暮夜餽千金爲贖辭不納視篆豫章卻羨金五百在辰沅并水陸諸廩餼悉裁之黔粵故多丹砂名香犀翠珠璫種種奇珍一無所携初公之饒時唐先生贈以雙磁罌曰夫饒非乏磁而吾以磁贈知君不取磁於饒也公服其言徐詹事言公嘗治垣有奇石命椎以實垣工請徙他所公正色曰此尤物不欲以示吾子孫竟椎之事季父恭甚不命之坐不敢坐得甘旨必先致之所至輒爲民設長利如黔建義倉七盤嶺開水道粵庫築石樓並蠲俸及斥公羨給之又嘗建大宗祠斥上腴田供祀事公褻身嚴不錯寸趾蒞官不爲赫赫名其當事謇謇有壁立萬仞之操

[Faint bleed-through text from the reverse side of the page]

侍郎瞿文懿公景淳

字師道號昆湖常熟人嘉靖甲辰會元及第官至南吏部右侍郎卒贈禮部尚書謚文懿

生八歲善屬文其思川湧雲聚頃刻得數千百言然久不利於鄉薦而業益精工減父產教授里中自給意豁如也

授翰林編修丁未分校禮闈理誥勅封懷慶諸王而鄭王以言事忤旨徙鳳陽繫而攝國事者世子懼謬為恭敬餞迎用幣重公一切謝弗納其正使恭順侯難公故亦弗納也而上已密使詞之矣侯乃感悟語公

訶狀曰微公吾幾中明法公曰吾不知也第吾所持使當如是耳

遷侍讀出主應天試改左諭德丁內艱歸服除遷侍讀學士總校永樂大典尋以太常卿領南京國子監祭酒事陞南京吏部右侍郎累疏乞告

公貌不及中人而氣節侃侃堅不可奪請告還京從衆謁相嚴嚴曰倭旦夕且平何南中人挫胡總督之深也立應曰相公雖明遙度之不如不佞目覩也倭奴日夜躡赤子南中人不得一單枕臥誰敢爲相公言者嚴謝曰善夫生之箴我然已目懾之領治誥勅陸

太保爲緹騎帥與嚴相表裏勢傾天下後先有四妻至欲封其最後者挾兵部以移咨請不可相嚴爲請之又不可則橐金而夜要之笑不顧曰公毋溷我我所守者禮也太保不自憚去竟不敢言封最後妻矣公病欲歸而貽書元相李公曰諸公在廟堂固重用賢矣而易於退不肖夫退則錮之與其輕而退賢也夫寧誤而容不肖也且縣官方急材以南北無足使者不於此時博選而厚植之一旦何以應詔李公瞿然稱服

公生平爲德不近名爲文不近諛好吏不近俗四方造

請碑誌序記日踵門投篋而應之有餘功其揮灑若不經意而規歐藻蘇春容乎言之也公少時嘗扁舟渡巢湖中夜有炬火數百千逼舟厲聲叱之應聲隨滅以故雅自負當大用及未盡用而人怪之

尚書何端恪公維栢

字喬仲廣東南海人嘉靖乙未進士選庶吉士官至南禮部尚書卒謚端恪

少遊三水庠見同舍生臨祭而謔輒引避以爲辱已衆皆愧服嘗慕西樵泉石之勝負笈讀其中時湛文簡霍文敏亦山棲與語多所默契

登第選庶嘗尋授御史疏止沙河功德二役省費百萬再疏罷征安南極論毛尚書伯溫奪情非禮上多嘉納出按八閩值歲大稔多所賑恤存活以數十萬計因條救荒十策著爲令是時少師嚴嵩顛柄公首發

嵩罪比之李林甫盧杞上震怒遣官逮繫所過士庶
遮道攀留緹騎持之益急諸生大哭公謝曰此予慮
定而後發人臣之義自當如是何哭爲逮至幾死杖
下竟削籍歸屏居僧舍聚徒講學

隆慶改元復原官超爲大理寺少卿俄遷左副都御史
協理臺務徐少師階楊太傅博甚重之大政多所取
決尋以憂去萬曆初徵拜前職無何轉吏部侍郎前
後請修聖德勤聖學飭羣工語多切中會少師張居
正遭喪奪情衆議保留尚書張瀚私叩之對曰天經
地義何可廢也語泄見忌出爲南禮部尚書次潞河

遂乞骸骨歸角中野服恣遊名山闢天山書院聚講
發明陳白沙宗旨薦紳之士卽皓首猶北面就弟子
列如尚書葉夢熊僉憲陳吾德尤以勲節著聲海內
云所著有易學義禮經辨太極圖解天山存稿及編
陳子言行錄行於世

刺于古谷燈台寺
元世善於學
嘉靖癸丑進士選庶吉士
官至南工部尚書卒謚文恭

尚書孫文恭公應鰲

字山甫貴州清平衛人嘉靖癸丑進士選庶吉士
官至南工部尚書卒謚文恭

幼就塾受業日誦數千言正襟危坐求解大義年十九
以儒士應鄉試督學徐公樾一見大奇之許必解額
放榜果以禮經中第一人癸丑成進士選庶吉士改
戶科給事中

出補江西僉事流賊起捍禦有法一道晏然九江三百
人誤坐賊黨一言出之未幾遷陝西提學副使實意
作人身先為範在秦所取士悉一時名碩遷四川右

叅政士酋薛兆乾執叅將賀磨以叛都御史谷公問
計公曰叅將與天子孰輕昔英宗北狩于肅愍數語
國威益振卒返英廟今者豈惜一叅將邪谷從其議
擒兆乾磨竟免於害隆慶改元陞僉都御史巡撫鄖
陽因境內災疏請勤學勵政親賢遠奸等十事上嘉
納之太和提督巨璫侮憲蠹民乃劾其欺悖悍險貪
謬狀上爲斥逐遂懇疏乞骸骨歸

萬曆初詔起撫鄖陽首疏加銜提督軍務建文死事諸
臣人皆諱未敢言公推衍詔書德意慷慨言之疏奏
留中舉朝目爲昌言甲戌入爲大理卿丁丑陞戶部

右侍郎改禮部掌國子監祭酒事在監雅意持風化
造人才倣呂公柟遺意以多人率多回籍自便以入
監卒業爲耻不知當其在籍師儒之訓弗及憲臣之
令弗加閭黨矜其資望有司遇之隆重身靡所簡而
易蕩及入官材質已壞莫可如何矣宜徵天下舉人
悉入監祖宗設太學非舉貢非勲胄恩廕不入祭酒
司業爲朝廷作人於內提學爲朝廷作人於外必在
內樹風教而後在外振紀綱今提學所擯斥者盡歸
之太學倒置若此則太學毋乃爲提學藏垢匿瑕之
所爲生員不才者之逋逃藪與甚至至愚不肖貨貨

一入咸厠其中太學之汗巖極矣疏上俱著爲令丙子八月駕幸太學公舉虞書無教逸欲有邦進講上嘉納命坐賜茶蓋曠典云以病予告築學孔精舍於西城之陽起刑部右侍郎尋陞南工部尚書卒賜祭葬萬曆壬寅賜謚文恭

侍郎殷公邁

字時訓南京留守衛人嘉靖辛丑進士官至禮部右侍郎

生而氣貌淳靖有雅志居恒自奮曰學不究本原徒取世資非夫也辛卯舉於鄉及入太學與何善山游因聞陽明先生緒言益自砥礪辛丑成進士授戶部主事乞南改驗封滿考晉文選郎中出爲江西叅議擢貴州督學副使疏請致仕丁卯穆廟改元用薦者言起原官視學兩浙歷江西叅政按察使四川右布政晉南太僕卿請告還癸酉萬曆改元復就家起公南

京太常卿尋陞禮部右侍郎丙子南大司成缺僉議
非公不可強起公視職居數月復稱疾疏一再上允
致仕公自筮仕至卿貳更四十年計其在官之日僅
十三前後連起公右職皆迫而後應論薦者以致公
一出爲重

始公以南驗封考滿如京士論擬留公北銓力辭不就
每進輒引遠若不屑事至所居職恒辦乙卯提調江
西試事稱得人於浙掄士一先德行諸生中有以出
妻抵誣者獄久滯公暴其枉釋之夫亡而婦從死議
者欲旌其節公曰婦節以守死不二爲貴從死非中

制也議者躉公

在太僕值罔政寢弛吏因緣爲奸公隨事振刷不辭煩
細至典國學則申嚴功令開示名理六館士喁喁嚮
風其得大體類若此

性尚玄泊恬默寡交縉紳大夫或造請公不得至海內
士與公氣類者貽書不遠千里以學術相辯証少求
格致之義不得其說至哽咽終日究心中庸証諸內
典已而澄思靜照久之忽有省自言一日於幽寂中
恍惚見其良心始知此心虛融週遍而身內有形之
心非吾心也其所得亦可窺其崖畧矣陸公樹聲稱

明名臣言行錄卷第六十六
公坐鎮雅俗似房次律急流勇退似錢宣靖洞明宗
要則楊次公晁太傅至其信道之篤不言而默成無
愧理學諸儒也所著有懲忿室慾編逍遙訣測言間
雲館野語行於世

明名臣言行錄卷第六十六 終

明名臣言行錄卷第六十七

右都御史李敏肅公世達

字子成號漸菴關中涇陽人嘉靖丙辰進士官至
都察院左都御史掌院事加太子少保卒謚敏肅
初在戶部監兌湖湘旦暮竭心計佐度支之急前後入
銓司佐黜陟品藻人羣百不失一會大計當事者拱
手聽裁卽見斥者無不心服以去時徐文貞公在柄
地而秉銓者爲嚴文靖公公與陸莊簡公同爲司屬
得以揆揚側陋薦進之往往從田間躋華臚列卿貳
銓局之公流聞宇內前後所未有也

開府山東議班操蠲積逋減馬價著爲絜令時蔣大爵
范儒以明經舉安廷璞李遐齡以知印擢楊果趙蛟
以都吏進而白東阿朱萊陽一挂吏議又力昭雪之
不以身格爲軒輊也膠河議起公身履其地相土宜
權經費所爲條析利害甚具東土不至勞民傷財爲
大役累公之功多矣

戊寅改撫浙江不數月公疏辭疾引退者八年起督漕
河念寶應湖險惡歲漂舳艦無筭爲請開越河殺水
勢列五款以上綱領節目犁然畢具暮年而竣比原
估料價省費一萬有奇

晉南太宰與剛峰海公意氣相期擔荷國事所甄敘羣
品如矚眉睫大察汰遣數百人下逮輿臺無不悅服
者

入爲大司寇章數十上皆平允詳慎務廣上好生之德
時上惡邊臣僞增首功怒至不可解公劑於輕重之
間以定厥罪而比附重辟執不奉詔卒出其人於必
死之地真回天力也會密遣廠校偵部事公慮弊竇
不可長屢疏明非體乞亟罷去上乃已

權璫憑藉寵靈勢張甚在事諸臣莫敢誰何公具疏先
革其禁近供事徐正罪以杜禍源是又發宮闈所未

明名臣言行錄卷六十一
發之奸而開廷臣所不敢開之口已御史職雄俊所
抨擊無與抗者往臺長不甚有所甄別公謂吏治日
衰民生寡遂皆職此之由乃舉回道考察例行之斥
韓介劉瑜黃正色輩五六人臺中始悚然改觀易慮
一以奉公爲急且申明憲典傳布天下俾巡撫無得
以問餽相加遺所薦下吏亦無得執贄及門違者論
如法於時道路風清苞苴弊絕嗚呼盛矣

公正以躬忠以徇國不難以一人排羣議觸忌諱侃
侃然貞而不激通而不隨宏而不疎細而不忸獨斷
於是非雜之中抗色於傾側危疑之際國事旣濟

身名亦全誠可謂臣主相遭千載一時也詳見奏議
八卷

尚書丘簡肅公櫛

字 山東諸城人嘉靖 進士官至南吏部

尚書卒賜祭葬謚簡肅

授行人行取刑科給事中時嚴嵩用事賄賂公行公獨
謝絕私餽有撫臣以金餽者首疏劾之

改兵科都給事中公條陳邊臣善後事宜一破邊官之
常套如兵馬為一方之保障豈堪迎送之疲錢糧竭
百姓之膏脂何取餽遺之濫二除邊臣之積蠹如邊
人擅殺降彝豈不沮歸附之心墩軍私役鹵貨每至
啓窺覷之釁三畧邊務之虛文夫選將練兵修墻轉

明倫彙編 家範典 卷六十一
餉以至分區擺邊未嘗不僕僕稱勞也然不務粉飾
不涉支吾者幾何請勅邊臣以求實効上初聞楊選
執首通漢令其父子代質事以爲起釁公疏入則大
怒曰旣所見如此曷不先言下公錦衣衛杖六十
黜爲民實嚴氏嗾之也

後再起忤執政又告還杜門著四書禮記摘訓各一部
期不失先儒原旨再起官至都御史旣居總憲慨然
以澄清天下爲事上積弊八事一考績京官例有稱
職之考外官例有保留之疏二請托密囑銘心於私
牘簡札接踵於公庭三訪察公檄附啓以納交私聞

傳書以馳告四舉劾閭閻竊嘆徧爲怒罵之聲紙上
虛裝盡是循良之績五提問填谿壑而賊惟撮其一
二刈草管而罰不傷毫毛六資格薦舉則先甲科糾
劾則儘舉監七體面州縣佐貳奴隸不若學校之官
概稱善教八饋遺門生座主儀漸加多舉劾臺規亦
尊舉主送者不嫌鑽刺受者不訝稠疊假明揚之典
開賄賂之門國與民俱貧而官獨富以官致富又以
富買官賈誼生今不知當如何痛哭矣齊威王烹阿
封卽墨而齊治况聖人在天子之位乎蓋自顧佐後
都御史能察臺臣者公一人而已屬當籍江陵推公

明名臣言行錄卷六十一
清有望者遂轉刑部侍郎往先檄諭以不死乃奉法
沒其貲還陞南京吏部尚書引年未允至南都兩月
卒學者稱月林先生

都御史海忠介公瑞

字汝賢號剛峰瓊山人嘉靖舉人官至南京

右都御史卒年七十四贈太子少保謚忠介

爲舉人時卽上書言其本土兵事謂瓊州一府顛獨海中其地綿亘二千餘里黎岐中盤州縣旋外譬之於人黎岐心腹州縣四肢黎岐爲寇心腹之疾也古先王治寇亂征討去不窮追蓋施之要荒之地若瓊之黎岐與州縣百姓雞犬相聞魚鹽米貨相通其間雖多峻嶺叢林彼之出入往來自坦路自國初以至今日戍守整飭之費姑且未論若弘治十四年

則征昌化縣黎矣嘉靖二十年則征陵水縣黎矣二十九年則征感恩縣黎矣興師十萬餽餉以數十萬動以三四年之力然竟不能使黎寇讐服劫村殺人無歲月無有臣生長於瓊飮聞黎患痛瓊民歲月罹害虛費兵糧迄無一臣爲地方長久計以紓陛下南顧之憂者夫瓊地瓊山縣處其北崖州處其南萬州處其東昌化縣處其西自瓊山縣轉西歷諸縣至崖州計程千一百里自崖州轉東歷諸縣復至瓊山縣計程九百四十里是瓊州府自南徂北自東徂西以圍三徑一計之大約七百里程也而黎岐盤據其地

不過方四百里而已區區方四百里地自國初至今日害我赤子如此之毒費我兵糧如此之多文武二臣無一人竭力盡忠爲瓊遠計爲陛下任事者是以黎寇移去大兵一退旋耕其田旋處其地生長積聚旋有寇害若使兵後再計開通道路設置縣所城池峙其中間則犄角形立蠶食勢成日摩月化無復黎矣夫黎人所居皆寬廣峒場膏腴田土非得其地不可耕而食也諸黎有輸賦役者有習書能正語者非得其人不可畜而使也向弘治中開道立縣可無嘉靖大征嘉靖先後開道立縣可無歲歲鵬勦年年守

明名臣言行錄卷六十一
戊諉之曰地險土惡勞師無功藉口聖王不治
之說皆苟祿偷安不爲陛下任事者也今距大征僅
三歲許黎人尚懷我威遺黎尚未生聚開道立縣正
惟其時惟陛下勅下兵部使兩廣撫按熟計之卒不
施行

再下第授南平學教諭初至謁上官止長揖曰吾師席
也可屈膝乎尋進淳安令淳巖邑也地瘠而民膏所
產茶竹杉相外無他物且重巖複嶂民易逃匿山下
田畝悉歸右姓窮民卒歲不粒食又當新安下流諸
官舫日五六至夫役迎送費不可支公慨然思拯之

初入署例有燕公第以祀神牲草草治具乃召丞尉
若學宮弟子若耆老以次列備陳所爲奉法字下意
甚悉竟日散去淳安人固沾沾知令志有在矣無何
度田定稅不使窮富得上下其手官署中有隙地課
老僕樹禾麥藝蔬芥旦夕取自贍自江水外無關淳
安者胡公宗憲總制浙直權甚重家僮過淳安公無
加饋制府竟無讓一日語藩臬曰昨聞海令爲母壽
市肉二斤矣蓋異之也豐城鄢懋卿由中臺出理鹽
政勢張甚所至縣令如上供以得無叱辱爲幸維揚
三臺使隳燕之費至千餘金鄢將往徽齊雲牒所過

明名臣言行錄卷六十一
郡縣供辦令甚峻及淳安公乃爲書上鄢甚言邑小
不足奉迎至且見罪願取他道往且言汰侈不可爲
與小民不當虐者甚具鄢得書色變久之遂罷齊雲
行曰令言是也藩臬郡守聞之股慄曰令何戇幾累
我輩矣

論調興國興國地故單薄歲賦不入民苦浮糧爲患公
述八事上之中丞而獨亟清丈以甦貧民而均其賦
陞戶部主事時肅皇尚玄修朝政多曠公慷慨上疏畧
曰陛下初年剷除積弊與天下更始過漢文帝遠甚
乃銳精未久妄念隨之謂長生可得一意玄修竭民

膏脂侈興土木二十餘年法紀漸弛名器日濫二王
不相見人以為薄於父子以猜疑戮辱臣下人以為
薄於君臣樂西苑而不反人以為薄於夫婦天下之
人不直陛下久矣乃焚修齋醮相率進香天桃天藥
相率表賀興宮室則工部竭力經營取香寶則戶部
差求四出陛下誤舉諸臣誤順無一人爲陛下言者
夫玄修以求長生然自堯舜禹湯文武下歷漢唐宋
方士未有至今獨存者陛下師事仲文而仲文已死
彼既不能保其身陛下何獨神其術乎太甲曰有言
逆於汝心必求諸道有言遜於汝心必求諸非道近

明名臣言行錄卷六十一
觀嚴嵩遜陛下者也而平居貪竊戶部尚書梁材逆
陛下者也而歷任有聲然而在位諸臣尚鶻突依違
寧希嵩之順不敢效材之執者陛下所爲有以牽制
其心也陛下誠知覺悟日視正朝與宰輔言官講求
天下利害洗數十年道君之誤置其身於堯舜禹湯
文武之上使其臣亦得洗數十年阿君之耻置身於
臯夔伊傅之儔在陛下一振作聞耳不此之務而區
區於服食超舉之說散爵祿竭精神庶幾一遇之其
可得乎惟陛下留神省察上初覽之甚怒抵其章於
地已復取置御案日再三讀之爲感動太息留中數

月餘會有疾煩懣遂下詔曰瑞詈主毀君不臣悖
道錦衣衛捕送該司嚴刑追究主使及同商者以聞
尚書黃光昇希旨以大辟讞上而獄詞竟留中不下
肅皇帝崩莊皇帝奉遺詔出公獄還其官尋改兵部主
事已晉丞尚寶丞大理南京通政入爲左通政遂以
僉都御史撫應天時公威名籍甚中外墨吏往往望
風解印去權豪怙勢之家率相戒毋敢犯一顯者赭
其門以居聞公至卽易赭而黜中人監造者以八人
肩輿行見公亦減其半云吳故有松江滙震澤入海
瀕江田藉其灌溉已爲潮齧淤爲陸公斥羨募工乘

明名臣言行錄卷六十一
輕舟躬督畚鍤開濬之不旬月而成又吳俗貧富相
傾弱者率獻田於其豪以爲奸利輸不必入公獨卵
翼窮民而摧折士大夫之豪有力者是時吳中貴人
無逾華亭相按問其家無少貸而弟侍郎陟武斷殘
民輒逮治如律盡奪還其侵田自是士大夫之名貪
暴者多竄跡遠郡以避小民始忻忻有更生之望矣
給事中戴鳳翔論公沽名亂政大乖憲體公言蘇松四
府鄉官賢者固多厲民致富殊爲不少小民怨詈非
一日矣臣巡歷所至告訐紛紜尋求其故皆曰今而
後得反之也鳳翔不考厥初論臣今日謂民爲虎鄉

官爲肉不知鄉官二十年爲虎小民二十年爲肉今
日鄉官之肉乃小民原有之肉先奪今還先奪其百
今償其一臣恐鳳翔居鄉亦是此等鄉官也若臣之
罪殊有可言臣任官九月矣賦役不見均平軍兵未
聞強壯禁誣訟而訟未息禁靡俗而俗如初謂扶弱
而貧者自貧謂抑強而富者自富鳳翔誣臣小而忘
臣大營營止樊臣誠懼焉吏部竟因吳中諸公不便
調公仍以都御史總督南京糧儲公上章求退復言
言官論臣皇上不加罪責復得遷秩臣蒙聖恩廣以
大矣臣竊謂今日皇上有銳然望治之心而羣臣絕

明名臣言行錄卷六十一
無毅然當事之意苟且因循排獎牽制動自諉曰時勢則然哲人通變人無奮志治功不興臣兩經論劾衆口嗷嗷臣尚執是實見得是也臣叨任巡撫凡所施爲竭盡心力一皆採訪民言考求成法民利與興民害與除不可易也伏願皇上仍勅繼臣之臣勿以臣受謗輕易臣事勿謂鄉官過客口大難犯不可不原小民口小不得上聞不行體恤仍勅閣部大小臣工不得如前虛應故事挨日待遷必求仰副皇上求治之心毋負平生學古之志不求合俗事必認真閣部臣之志趣定而後言官之是非公閣部臣若以徇

人爲是不然臣言是庸臣也是不以堯舜之道事皇上也宰相奉行臺諫風旨多議論少成功皇上何賴焉宋胡銓告其君曰詩云勿聽婦人之言今舉朝之士皆婦人也皇上勿聽之可也

公平生極服孟子鄉原之論嘗謂聖賢之教欲人得其真心率真心卓立俗表聖賢也昧真心自餒浩然鄉原也今天下人心患入鄉原最深其所謂僻行奇節蓋古中行之士而稱賢士大夫善游世儕衆者乃鄉原也作嚴師戒自箴曰師召神立腔子下而誨之瑞而不知之乎天與而完節而當完而心毋疚中餒氣

明名臣言行錄卷六十一
毋矜能諱鍼毋外爲彊舌而內媿影衾毋洶洶易操
而未流靡淫毋質冕參裳媚耻於中襟毋妻妾宮室
動念而自底陸沉有一於此不如鹿死之音
公嘗論欲天下太平惟有井田一法井田之壞而不復
也惟有亟奪民田一言至於不得已而限田又不得
已而均稅策斯下矣然猶爲井田之遺意故其令疲
邑撫三吳皆以清丈爲急而力行條編一法令額外
徵徭不至重困今小民得保守田業相率繪公像而
尸祝之比比也然公竟以奪富民田府怨而議者亦
以此中公遂解官歸里

萬曆初九卿臺省前後薦公者無慮十餘疏神廟聞公
名起南僉都御史旋以爲南吏部侍郎公至首陳治
安要機謂今日貪墨爲姦決不可縱而歸本君身多
責難語疏奏上深鑒其忠屢欲召用而柄地有陰沮
者乃以爲都御史掌南院浹歲三遷皆出特簡海內
端人舉手相慶以爲特達之知而小人之不便者顧
目公爲迂闊詆之甚力章亦寢不下公屢疏乞歸上
屢報聞

公在繫時自分必死人亦無以更生期之者世廟賓天
外廷未知頗有密詢得者提牢主事知狀夜設盛饌

欵之忠介飽啖飲酒渝常度主事曰先生今日何歡之甚對曰欲作飽死鬼耳故事明日西市前夕必與酒飯一頓海自分必死無疑主事告曰莫悞莫悞宮車云云先生旦夕出此門進用耳公問曰果否曰果矣卽大慟投體肴酒盡嘔出狼藉滿地絕而復甦扶歸禁處哭終夜不輟又明日成服衰麻徒跣呼天若喪考妣

江陵貽應天巡撫朱東園書云海剛峰之在吳其施爲雖若過當而心則出於爲民霜雪之後稍加和煦人卽懷春亦不必盡變其法以徇人也新鄭亦貽書云

海君所行謂其盡善非也而遂謂其盡不善亦非也若於其過激不近人情處不加調停固不可若併其痛懲積弊爲民作主處悉去之則尤不可矣天下之事創始甚難承終則易海君當極弊之餘奮不顧身創爲剔刷之舉此乃事之所難其招怨而不能安勢也若在今日則是前人爲之而公但因之耳怨在人而已享其成功此天之所以資公也如以爲戒而盡反其爲則仍滋弊窟而失百姓之心豈惟非國家之利亦非公之利矣二公貽書如此亦可見當時之公論云

明名臣言行錄卷六
丁亥卒於官卒之日貧無可給棺槨士大夫醵金以殮
士民哭公至罷市者數日祭於塗累數百里不絕訃
聞上震悼久之贈太子少保謚忠介

尚書劉莊介公一儒

字孟真夷陵人嘉靖己未進士官至南工部尚書
天啓中謚莊介

授刑部主事四十五年吏部尚書楊博愛其才調考功
郎時承歐陽必進郭璞嚴訥三人之後秉銓者雅意
包荒請囑不能盡絕公謂用人何事可容徇枉一以
公忠佐博去留悉協時望隆慶二年夏遷南太僕少
卿歷太常少卿大理少卿進南光祿卿太常大理卿
萬曆八年外艱復起未上陞刑部右侍郎其冬轉左
首輔張居正爲公兒女之戚時專政既久益尚刻核公

明名臣言行錄卷六十一
自家移書讓之曰竊聞論治功者貴精明論治體者尚渾厚自明公輔政立省成之典復久任之規申考憲之條嚴遲限之罰大小臣工鯁鯁奉職治功旣精明矣愚所過慮者政嚴則苛法密則擾今綜核已深積弊盡剔而督責復急人將不堪非所以培元氣而存渾厚之體也昔臯陶以寬簡贊帝舜姬旦以惇大告成王恩浹當時範垂後世願明公法之以輔成至治居正得書不憚明年春公遂乞休居一年居正卒其同鄉王篆曾省吾輩皆坐諂附寄賦譴謫簿錄不少貸獨公超然事外以高潔爲士論所稱十一年起

原官旋拜南工部尚書未匝月卽移病歸

初居正嫁女於公珍貨萬鎰照耀閭巷間公緘封別室戒家人不得啓視楚人競因緣親故筐篚饋問絡繹於道而公尺書之間終歲未嘗一通及是歸里居正財產盡入官長子窘迫自縊僅給閒房廢地以贍其母公乃發向所緘遣嫁物還之居正家反因此獲濟十二年三月南道御史李一陽疏言一儒與居正婚姻至親不欲墮其黨高蹈遠引家食十餘年昨蒙恩起用得轉今官未幾遽以疾退是其於權門氣燄凜焉恐及官路榮名澹然不溜有臣若此安可聽其終老

乞溫旨起之行巡按御史勸駕以勵臣僚恬退之風
上雖可其奏而一儒遠巡辭遜竟不赴召再踰年遂
卒於家

尚書郭襄靖公應聘

字君賓號華溪福建莆田人嘉靖庚戌進士仕至
南京兵部尚書卒年六十有七贈太子少保賜祭
葬謚襄靖

六歲就傅卽疑雋異羣兒嘉靖丙午舉於鄉炎戌第進
士授戶部主事典積芻督府咸寧侯部下橫索芻商
賄公特不與以去就爭之咸寧稍戢竟不能釋憾司
庾通州適米湧貴公令輸者得納緡及賈損則亟糴
充庾而歸羨金於朝上下交利司權清源以不涅稱
司驗糧能抑貴璫清宿蠹稍遷員外郎郎中在署凡

六年

拜南寧守已未壬戌再覲遷四川按察副使備兵威茂
崖棧險艱墜溺相籍公至下令刊山鑿石築孔道若
千里行者德甚稱郭公路松潘備兵使者缺公兼領
其任西戎素驕數徼我厚賚歲費金繒累鉅萬不且
羣噪公召諸番面諭禍福爲立賞格閱賞物而卻無
名之求諸番感威信各拜舞驩謝而去岐山鷲木二
寨久爲邊患公以計蕩平之

遷東粵叅政守嶺南時流賊犯增城執辱前守吏公至
輒發兵逆擊破之二源羣盜僭號僞授肆掠惠潮間
公率所部兵從制府吳公大破之

晉西粵按察使尋晉右布政使忠州桀酋黃賢相與思
明酋爭地公密授畧兵憲譚君購內貳而携外授遂
夜擒賢相轉左使中丞殷公獮古田寇公以綜餉叅
畫功拜金幣之錫亡何代殷任旣授節鉞志清嶺徼
首奏忠州去土設流以終前功詔報可予州名新寧
羅陽酋韋金彪之父若弟購彪急彪走獲之萬箐中
黃韋二酋不煩兵而俘

府江峒猺數出奪江上且破永安鹵其尉公憤然請集
土漢兵六萬分水陸四部進討悉殲之分設土司并

明名臣言行錄卷六十一
賦其地捷聞復平懷遠諸叛猺拔巢壘百餘乘勝勦
永寧寇獲首鹵千級因上懷遠善後十事上從之晉
少司馬鎮撫如故

召入爲少司徒丁內艱歸絕意仕進久之十寨餘猺寇
武宣勢復熾上念公熟粵事以少司馬起公於家再
撫西粵賊聞之卽解竄公請留宿將假土酋韋應鰲
世守之而猺復靖居三年晉右都御史兼少司馬總
制西粵先是東山營卒亂聞公至爭丐降公戮其元
兇宓釋不問覽東事慨然曰人心獨幸亂哉培兵股
民咎實在上乃作旌廉杜餽功令頒誠將吏諸將吏

廩廩亡敢掾一幣詣制府者

召掌留臺貴人爲減騶從尋晉大司馬叅贊機務舊京
尺籍久耗公疏請廣選鋒增徼巡又條勾軍四議俱
報可時上注公甚殷而公上章乞歸抵舍僅十餘日
終於寢

公謙抑不伐踐踐儒生居常獨處一室足不踰闌澹泊
寧靜蓋其性然也出入內外餘三十年削跡權路凡
遷陟率以久次得之其起撫西粵政尚寬大與時殊
趣諫臣劉公臺坐戍粵公周恤其生死棟國者曠其
貳已屬耳目偵之而公屹不爲動竟以完名終

陳莊靖公瑣
字廷祿常熟人嘉靖進士官至刑部左侍郎
卒年七十一賜祭葬謚莊靖
授永豐令節惠愛民嘗從故聶貞襄公羅文恭公游而
所得於文恭者尤邃徵為刑科給事中再遷左給事
中巡察京營前後上軍事甚練為故相徐文貞公所
重時文選郎墨而執法公上疏極論之而薦故巖穴
棄臣某某等上諱言棄臣杖之朝堂六十謫為民公
葛巾野服奉其父縱游山水間若不為官者隆慶初
首拜吏部左給事中言事益激切徐公益重之俱見

侍郎陳莊靖公瑣

字廷祿常熟人嘉靖進士官至刑部左侍郎

卒年七十一賜祭葬謚莊靖

授永豐令節惠愛民嘗從故聶貞襄公羅文恭公游而
所得於文恭者尤邃徵為刑科給事中再遷左給事
中巡察京營前後上軍事甚練為故相徐文貞公所
重時文選郎墨而執法公上疏極論之而薦故巖穴
棄臣某某等上諱言棄臣杖之朝堂六十謫為民公
葛巾野服奉其父縱游山水間若不為官者隆慶初
首拜吏部左給事中言事益激切徐公益重之俱見

施行而亞相高公與徐公不協時公爲太常少卿竟
中以考功法當外謫公仍故服奉父游如初凡十五
年而始補會稽丞遷漳郡再遷南通政司叅議復召爲太常
進郎中公始一出超進南通政司叅議復召爲太常
少卿改右通政轉左爲南京太常寺卿入拜都察院
左副都御史遷刑部右侍郎轉左
公佐臺臺綱凜然其佐法曹操執不撓貌稜稜若不可
犯者杯酒談笑春溫藹然及有所不可義形於色百
折不爲挫真偉人哉

明名臣言行錄卷第六十七 終

明名臣言行錄卷第六十八

尚書畢恭介公鏘

字廷鳴池州石埭人嘉靖甲辰會魁官至太子太

保戶部尚書卒年九十三天啓中補謚恭介

授刑部主事歷員外郎郎中以副使督浙江學政再轉
爲湖廣左布政使穆宗卽位有顯陵神宮監奄人以
寢園薦新爲名移文戶部欲於楚中郡縣派取菱藕
鯉鮓諸物以逞其侵漁之計公力陳不可以爲顯陵
祀典先朝所手定使需此誠亟則肅皇生長於荆習
知物產何至以天下儉其親獨靳此數物必待今日

明各臣言行錄卷之八
爲之增益邪其事遂得已

隆慶元年夏召爲太僕卿未至改應天府尹四年遷戶部右侍郎督理南京糧儲萬曆二年改左北部總督倉場公爲人小心慎密以財賦繫國家本計不可自託儒雅使吏得因爲奸故再任董儲自倉庫羸縮至收晒蓋塾之事莫不講求纖悉使無遺憾而後已非同他人以傳舍視其官者僅一循行故事也四年陟南戶部尚書條上鳳陽倉利弊以坐派徵解預支冗費品搭責成六事爲最急上皆報從之六年首輔張居正專橫公不能與之俯仰乞病歸

學曰崇高易來佞倖之口治安多萌逸豫之情強盛而思慮或疎明察而窺伺或入惟能業業存心時時務學斯古訓有獲而允執可期上雖因貴賤奄官之言召買邊費旗校三者爲疑其餘未嘗不嘖嘖稱善慨然允行也其年五月以七十引年予馳驛還二十四年年八十賜存問如制特加太子少保後凡賜存問者三年九十三而卒贈太子太保所著有偃松集

尚書宋莊敏公纁

字伯敬河南歸德人嘉靖丙辰進士累官吏部尚書卒贈太子太保謚莊敏

初授永平府推官以平允稱嘗視遵化邑象拊循有方流亡復業邑人思之

入為山東道監察御史出按西關抗疏論中貴人不法事中貴人肅然憚之相戒歛避曰毋懈乃公為也乙丑按應天弭節抵部即召吏民諭曰余茲奉命來實寧謐汝匪束薪揚沸戾汝今與父老約毋武斷猾賊毋犯科作奸毋持吏短長怙終故縱者毋宥其有一

明倫彙編 家範典 卷之六十八
青偶觸吾網者吾祝而解之已而法行惠覃吏民肅
且懷焉

隆慶改元按山西鹵屠石州三晉戒嚴關吏捕生鹵七
十七人奏當斬公詳鞠之有漢人爲鹵所掠者三十
有三人具列其冤狀得釋又大盜李九經擁衆千餘
盤據山中出沒鈔掠有司莫敢誰何公召賊曹掾窮
其黨盡剿捕之

庚午擢順天府丞拜右僉都御史巡撫保定春秋兩防
嚴飭守備邊圉宴然調度軍需單思區畫歲省可三
萬及裁罷冗兵亦歲省數萬司農爲之稍寬會江陵

相在事意多相左公遂引疾求去家居十年兩臺累
薦於朝癸未復起仍撫保定時值大荒先賑貸爾後
上聞尋轉戶部侍郎總督倉場平兌法汰冗警錮常
例嚴稽查儲餉之弊爲之一清

丙戌陞戶部尚書其年江北數省方數千里旱潦相仍
死者枕藉或議開礦公曰是利藪亦禍藪也或議鬻
爵公曰是利府亦弊府也疏請發內帑金遣使行賑
留漕粟減糶以平市價及他所條陳優卹都城事宜
言皆中欵上虛心允行

庚寅吏尚書楊巍罷特簡公代之公掌銓衡承寬博之

後日暮坐曹厲精任事大要塞倖途絕請託釐宿蠹
清選法慎名器卽姻族里閈不少假以私郎吏凜凜
奉行毋敢以地望自逸衡省爲之改觀在部甫一年
以勞成病疏乞骸者五溫旨固留後遣近侍臨問以
病亟聞乃詔予告而公遂不起矣朝中士大夫識與
不識咸欷噓流涕

公老成練達有古大臣風初石星在戶部欲振剔奸蠹
以清儲畜一日與公待漏同坐欣然語曰今日又一
快事查出某省羨金若干公曰不然朝廷錢穀寧可
蓄而不用不可搜索無餘且使主上知各處羨盈或

生侈心星默然一日有言及太倉陳腐若干明年漕
糧可改折者公曰太倉之穀寧可紅腐不可不足一
旦脫有不給從何措置言者亦阻上在御日久習知
人情每見臺諫條陳卽曰此套子也卽有直言激切
指斥乘輿有時全不動怒曰此不過欲沽名耳卷而
封之于慎行嘗稱聖明寬度具知情狀有當事大臣
所不及者公獨愀然曰時事得失言官須極論正要
主上動心寧可怒及言官畢竟還有做省若一概不
理就如痿痺之疾全無痛癢無藥可醫矣同列皆服
其言此後數年凡百奏請一切留中萬曆之政遂衰

人咸思公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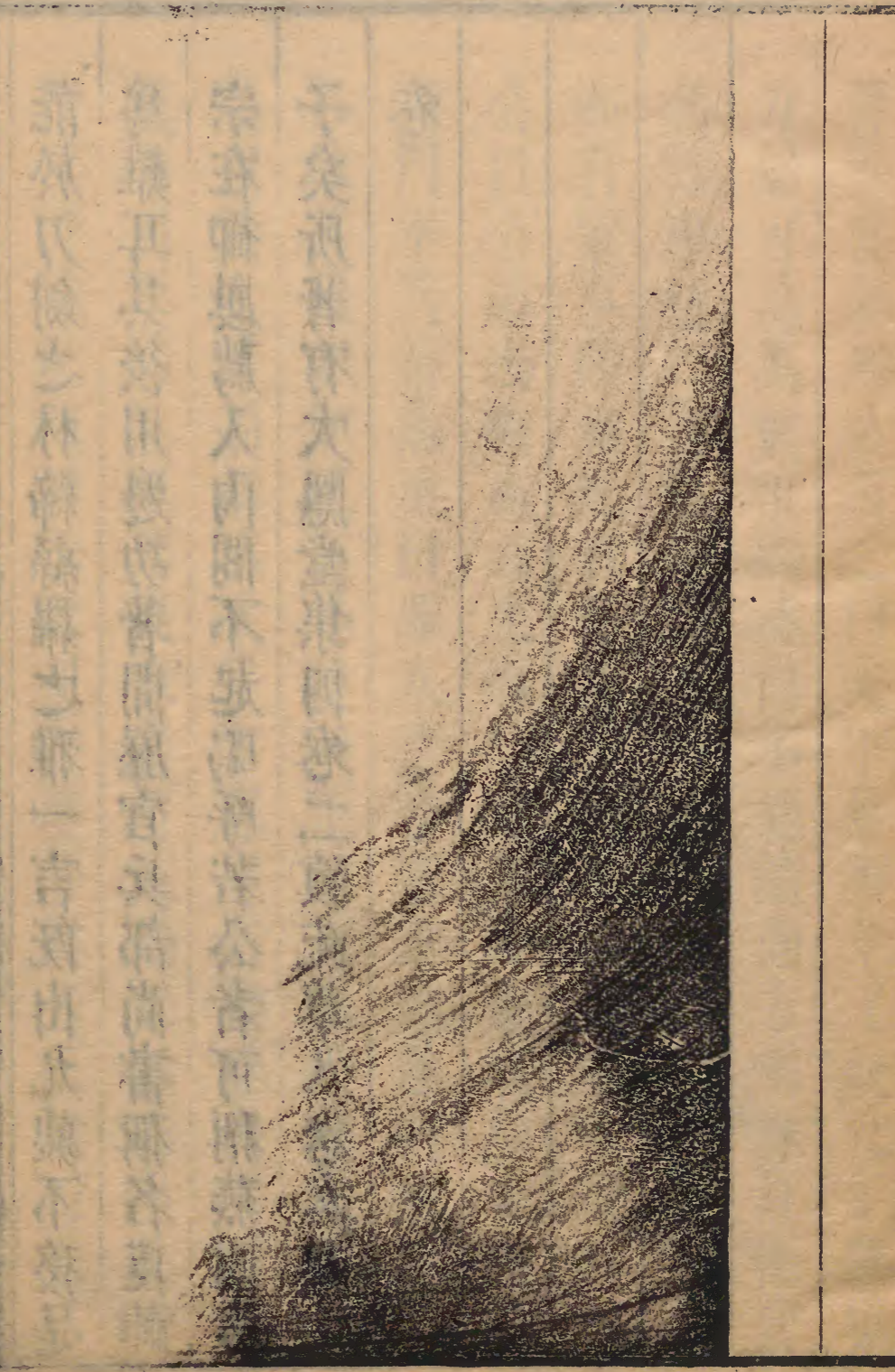
尚書王恭肅公遴

字 霸州人嘉靖丁未進士仕至兵部尚書

初授浙江紹興府推官陞兵部主事員外與椒山楊繼
盛同榜居恒以忠義相砥比繼盛諫阻馬市貶粵西
幕及馬市不效世廟思繼盛召還爲兵部副郎又疏
劾嚴相嵩誤國十大罪嵩怒甚嗾上重處引誹謗律
論斬上心憐繼盛忠故置囹圄不忍殺嵩乃乘間置
繼盛姓名於邊臣失律者之末遂得旨處斬方赴市
曹時繼盛吟詩自若其時朝臣揣嵩意恨繼盛莫有
省者獨公與吳人王世貞世懋楚人吳國倫省諸市

明名臣言行錄卷之六
曹繼盛臨刑公賀之曰天下好事半兄做就了雖罹
刀鋸可萬萬無恨繼盛曰不能請尚方劍誅奸臣何
名好事然心實無恨天下事公等好爲之耳公曰兄
亦有家事欲相託者耶繼盛曰身後事那管得許多
公曰公第去無慮公止有二郎未娶遴有弱女願託
高門奉箕箒繼盛曰罪人之裔當禦魑魅何敢辱配
名姝公曰卽如兄言是使天下但有臣節無友誼矣
遂以其女許歸繼盛次子名應尾者與世貞等四人
視公刑畢爲經紀其喪噫嵩之威焰狃者必焦孰肯
以其身就焚四君子置利害度外與公永訣而王公

能於刀劍之林締絲羅之雅一言旣出九鼎不移是
爲難耳其後用邊功著聞歷官兵部尚書稱名臣神
宗在御屢薦入內閣不起嗚呼若公者可稱燕國男
子矣所著有大隱堂集四卷二鎮疏草八卷奏議十
卷



尚書嚴恭肅公清
字直甫號寅所雲南人嘉靖甲辰進士累官吏部
尚書贈太子太保

除富順尹富順故劇邑或以調公此未淬之劍而輕斬
蛟斷犀耶公謹謝曰小子何敢抑余劍也乃方在冶
中惟工之所鑄而擇利可乎至則能聲大騰以救荒
課為天下最丁母憂再除邯鄲其治如故操
入為工部屯田司主事歷員外郎郎中督修外城及九
陵皆斤斤謹出納所省費以巨萬已工成當敘陞公
辭不受丁父憂復除兵部車駕坐忤出知保定府歷

陞四川按察使即其地轉右布政使
隆慶戊辰擢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巡撫貴州尋改四川
公故川吏知其民所疾苦乃具籍川課之當輸京者
議割二十萬金就近改給陝西軍餉罷郡縣卒之團
操成都擾民者貢番入邊則為定限額數額外不得
浮一人他約束一切以惠利為本而痛持豪家悍吏
以法以是士大夫譽誹常參半而內江趙文肅公獨
深知之會有以流盜誑公當落職趙公力爭得予告
候調

入為大理寺卿歷刑部吏部右侍郎陞刑部尚書執法
不骫權勢既柄用典銓則日夜討故事論官材丞掾
以下皆親為標署時上眷注方殷而公以病歸矣歸
之日遣使慰勞仍賜馳傳以萬曆庚寅卒於家
公性檢厲勤於事於取舍辭受尤廩廩所居官身自與
僮僕食麤衣敝蕭然也橐中裝雖圖書琴鶴不敢取
諸人蜀王慕公遣使致扇鉶微餉不受初拜尚書貧
不能具服色束素犀帶以朝同輩或指戲之公釋褐
時玳瑁七品帶故在耶笑曰不然夫犀帶不裝金安
知非玉吾顧恐難為上耳公薰然長者色溫氣和人
無賢不肖貴賤皆禮接之其亭法處議本人情計久



明名臣言行錄卷之六十八
遠無崖岸峻物之行謹昨抵掌之談以故明主眷遇
尤渥云

馮保籍沒閱其簿公卿大臣皆有問遺惟公獨無上甚
重之內中呼爲巖青天

尚書陸莊簡公光祖

字與繩號五臺浙江平湖人嘉靖丁未進士仕至
吏部尚書

授濬縣令邑有盧生柙富而才以得罪前令久論死柙
故人謝榛走長安白柙枉狀十餘年無敢任者公立
出之御史故難公曰若不知柙富耶公正色曰獄果
當夷齊無生理果枉陶朱無死法御史改容謝焉
濬故額五十里邑疲耗不能役公請裁其十里以寬民
力當路不可公持益力良久卒如公請

秋潦傷稼公泣呈兩臺皆以非時却其牘公自爲疏上

之辭甚懇天子惻然下部覆減稅十之三兩臺心不平不能難也

邑多輕俠爲盜橐公把其宿負編之伍而討以軍令荏符之窟一空獨鉅盜李以平蓄異志不悛乘公入覲嘯聚爲變公歸計擒之

庚戌鹵闌入塞尚書趙錦議役三輔民築塞垣公持不可錦劾公撓軍興上置不問公復請出錢踐更三輔民賴公皆免發太僕馬少無以資戰士下諸邑買補馬價騰貴公故緩之馬益集所省緡錢比他邑殆半令濬四年課高第宗人炳籍上寵以要樞引公公不應

得南祠部郎秩滿之京分宜相稔公名語人曰陸君暱我符卿可得也公不往會給事中吳時來劾嵩公與時來善嵩憾之欲以考功法中公南冢宰王用賓力救得免

分宜敗起祠部郎尋轉儀曹侃侃持正論縣令吳府上方藥欲邀寵公召至邸責曰若儒起而技幸哉官以爲榮也進以技何榮之有府悔稱疾去

神廟生裕邸公請告廟受百官賀疏入留中有頃賜聖母寶鏹中外翕然謂公有卓識

癸亥調司封郎歷考功文選公負人倫鑒知天下士高

下甚悉時太宰嚴文靖倚公如左右手公重自負意
所獨注園轉機迅海忠介以興國令被糾方候調特
遷戶部郎劉御史陽以乙科久在告陟光祿卿謝令
侃擢自尉張別駕澤由歲貢晉臬僉皆異數一時名
碩如胡莊肅松胡介肅嶽王恭節廷王端簡愷張恭
懿瀚王襄敏崇古並澡雪萋菲中推轂無虛日而朱
少宰衡知囊也當塗心薄之畏其奧援不敢動公乘
間出爲南司空服者卒不勝忌遷太常少卿尋削籍
丁丑起歷兩京廷尉晉少司空江陵方柄政公其同年
友也以故事候待漏院大僚皆屏息立語公索坐坐

故久江陵目攝公前後調護言官甚切然未有以傷
及爭改折漕糧大恚曰浙人難事如此公曰某忝九
列顧不得使論列天下事哉公柰何以詭詭聲音拒
人千里外乎移疾歸

江陵敗起南少司馬尋改少宰時攻江陵者氣銳公獨
謂江陵府權非弄權也且擁護綢繆其功亦安可泯
衆惡其異出遷南司空謝病歸又三年起南司寇時
南都諸要官爭主獄公謂獄法司制也持不動主事
劉以渙不受囑爲御史劾公抗章論御史妄言曰法
官當使天下無冤民而柰何枉其屬哉事竟白

明名臣言行錄卷六十八
辛卯夏冢宰缺廷推公上雅重公名遂拜爲冢宰公旣
掌銓抑僥倖拔寒素正體貌一如祖宗朝故事戒闈
者無入中涓書時中旨下部用蘭溪新建大拜公以
非故事爭之婁江謝曰詞林鱗次固自有例公抗顏
曰宰相以例進寧若椽史耶力言廷推舊制必不可
廢上從之著爲令

壬辰主計苞苴屏跡所汰黜卽親故不避或列臺省有
時譽者亦不顧已復請旌廉吏示獎勵未幾疏用前
建言主事饒伸御史萬國欽失上意有旨斥選郎王
教等公疏救曰二臣得罪閣臣未嘗忤陛下二臣實

臣註擬罪止在臣不聽會有乘此論公者公引疾不
出無何詔許歸

富平孫公丕揚向爲御史論公公曰孫公賢者寧有他
吾誼當歸其言實玉成我矣愍勤謝之其後在事遇
薦士未嘗不及孫也卒以大司寇起之御史陳雲登
亦嘗論公壬辰大計公推陳掌河南道言論相權若
無纖介趙少宰用賢沈戎政思孝蹇諤自喜廷議數
面辱公公故折節頰而柔之且力爲推挽少宰時語
所親曰吾乃爲平湖所容而戎政巖居久每扼腕時
政曰推公議而不以愛憎奪者平湖一人而已識者

以此窺公權畧而執政獨嫌公次骨曰不自意爲老
秃翁所賣公謝曰祖昔爲郎文貞知我我不敢稍貶
以徇文貞嘗薦士祖不可文貞頓感曰業已上聞矣
柰何祖避席曰相公不以祖不肖備員銓司誓不敢
以所未信阿相公意以誤天下請從此辭文貞始若
不堪卒相信今老矣誓以文貞報相公不意相公望
之深也時大學士王公家屏亦以爭冊立去兩人同
日出都門觀者嘖嘖嘆息云

公解組杜門後進有以知人叩者公曰凡人初以負氣
執拗迂濶見排率多樹立或稱善處事識時務必至
浮沉墮落問大計曰四衙門爲要蓋翰林臺省吏部
也嗚呼知言哉蓋公之學主於信心故急進急退畧
無繫吝公之心一於爲國故任嫌任怨不爲雷同可
謂古大臣之風節矣

萬曆癸酉公爲南太僕少卿次子隨任以羊羝作褶紅
其裏或以告公公大怒當元旦次日召跪於庭下剝
其褶焚之仍欲加責同官者力解得免嗟乎公訓子
之嚴近日撫仕之家不可復見

尚書孫清簡公鑑
字文中浙江餘姚人嘉靖丙辰進士累官吏部尚
書卒謚清簡

尚書孫清簡公鑑

字文中浙江餘姚人嘉靖丙辰進士累官吏部尚
書卒謚清簡

除武庫郎轉職方數年肅皇帝齋居久錮言事諸臣屢
興大獄上疏極諫中人憚上英察秘不以聞遂移疾
歸

穆廟初起南文選歷尚寶鴻臚光祿卿時江陵奪情以
見忤乞休家食十年丙戌以原官召進大理卿時吳
時來為御史大夫更律例多紕盩不可行下法司議
公爭之強兩請上是大理議已進刑部侍郎改吏部

庚寅遷南吏部尚書尋以兵部尚書叅贊機務上特簡注遷冢卿是時事權初歸銓部人情沆隍中旨譙讓諸曹郎鑄俸削籍者踵屬屹然不動遷除大政不謁內閣道遇閣臣亦不避內閣張位積不平於是有紀綱疏意主會推令諸曹公舉上請以杜專擅公覆議寢格給事史孟麟上疏力申其議新建益忤而閣部水火矣鑰感上知遇汲汲以人才爲已任集思廣益欣然舍已意廓如也

時徵聘之典久廢公獨廉一二真修篤行士於科目外不次優擢以維世風於是江西舉人鄧元錫推翰林待詔劉元卿推國子博士元錫不赴而吳郡貢士王敬臣遙授如元卿官王升馮行可相繼進階士論躋焉

癸巳春大計京朝官考功郎趙南星慨慷矢天日曰法之不行自親昵始首摘其姻戚都給事王三餘而公亦廉其甥呂胤昌胤昌者文選副郎也爲時論所鄙同事者譽公曰以涓陽不庇一姊子公固無成心哉公愀然曰以涓陽不能庇一姊子直是苦心自是部院臺省莫敢以意奸其私人者而城社之黨絀

時舊輔兼程赴闕意欲有所庇而計疏先一日上憤甚

明名臣言行錄卷之六十八
合謀新建借拾遺三庶僚下部議公覆處某則其意
中人也詔下虞淳熙楊於庭留用袁黃方從征朝鮮
候事平酌議亡何給事劉道隆白簡至矣嚴旨以專
擅切責已又以回奏不認罪奪公俸鑄考功郎三秩
於是去志益決獨以權黨二字不可遺後患乃復奏
曰人臣之罪莫大於專權國家之禍莫烈於朋黨夫
權者人主之操柄人臣所司謂之職掌吏部以用人
爲職進退去留屬焉然必請旨而後行則權固有在
不可得專也今以留二庶僚爲專權則無往非專矣
以留二京職爲結黨則無往非黨矣臣任使不效徒

潔身而去俾專權結黨之說終不明於世將來者且
以臣爲口實又大罪也因請乞骸骨歸踰年卒嗛公
者方在事久之始得卹典謚清簡追公議也公純誠
質行與人煦煦長者意所不可賁育莫能奪

尚書陳恭介公有年
字登之號心毅浙江餘姚人嘉靖壬戌進士累官
吏部尚書贈太子太保謚恭介
初除刑部主事丁卯調吏部驗封司主事歷考功文選
員外郎晉稽勲驗封郎中會成國希忠薨其弟希孝
挾巨璫保為重江陵陰主之以張懋例請王贈下部
議少宰某唯唯公按令甲持之堅江陵擬旨竟王之
公移病或曰不已急乎公曰不然郎官與宰相殊宰
相或忍小就大有年職司封封外無職矣不得其職
吾直行吾經經爾楚相恚曰此子噉名者當遂其意

尚書陳恭介公有年

字登之號心毅浙江餘姚人嘉靖壬戌進士累官

吏部尚書贈太子太保謚恭介

初除刑部主事丁卯調吏部驗封司主事歷考功文選

員外郎晉稽勲驗封郎中會成國希忠薨其弟希孝

挾巨璫保為重江陵陰主之以張懋例請王贈下部

議少宰某唯唯公按令甲持之堅江陵擬旨竟王之

公移病或曰不已急乎公曰不然郎官與宰相殊宰

相或忍小就大有年職司封封外無職矣不得其職

吾直行吾經經爾楚相恚曰此子噉名者當遂其意

世固不乏才也竟予告

甲申起稽勲司歷考功文選郎當江陵敗公芟其餘孽彙征諸名流海忠介家食十餘年久不召公特起爲南少宰上亦嚮用特旨改南御史大夫辛自修於北而以瑞代公推轂始也

乙酉擢太常少卿丙戌以僉都御史巡撫江西懲墨吏絕餽遺簡朴爲諸司倡境內肅如上需陶器甚急歲增額數千且多奇巧公再上疏極諫雖不聽然爲量減十之三丁亥江西歲半禋公復請盡蠲其難成者千五百器并留南昌魚課上皆允之

戊子歲大禋詔下賑恤仍令無遏糴糴者雲集而徽人尤衆穀亦旋匱公私咸憂之或曰可陰示以意令郡邑自爲計或曰令駟儉執籌昂徽商之直而無令出境公曰是何言也夫知民隱而不上聞忍也陽奉詔而陰闕之欺也故度有餘則當遵旨以惠隣度不能則當明請以安衆度緩則當候命度急則當急請而便宜以行遂上疏自劾并陳濟急六事會新安方萬山爲南御史入賈人子流言以遏糴糴公中有主之者遂罷

庚寅起原官提督南京操江壬辰改吏部尋轉南京右

明名臣言行錄卷六十八
都御史癸巳與溫太宰純襄計典尋代之亡何轉北
公赴召以二敝籠隨郵吏指而嘆曰此亦太宰耶視
事止息公署以待漏院見客中貴人人自失各肅門
狀曰公洵潔矣吾儕許以情白否公謝曰老諄非敢
爲名第中外一心令朝廷清如止水不大善乎皆佯
應曰諾自是無片紙及門者

會推閣臣公謀於梁谿顧公曰吾意已有所屬第各書
之明日合之果符卽列王家屏等七人以上嚴旨切
責至再竟相南充四明而盡謫選司諸郎顧憲成章
嘉禎等有差蓋閣臣注意大宗伯羅諱言山陰公與

梁谿力持之以此牴牾公上疏請宥諸臣不允再疏
乞骸曰臣不能多記近年楊巍爲尚書臣郎文選會
推閣臣六人今元輔王錫爵是也臣籍餘姚前有兩
閣臣弘治時謝遷嘉靖時呂本皆繇廷推官止四品
而吏部尚書聞淵耿裕皆列首推今聖諭先名望繼
不拘資品意甚盛矣臣敢不仰承臣擬王家屏等七
人皆時望所屬又謬以孫鑰孫丕揚爲不拘資馮琦
爲不拘品及奉後旨通列名上鑰丕揚削去矣李世
達係二十年所推臣安敢違詔詔下再譙讓臣深懼
焉疇咨之義自堯舜迄昭代不廢卽先朝卜相不盡

明名臣言行錄卷之六
繇會推未有以會推爲詬者至臣以爲詬此不在法
在臣匪人爾儻其說遂長使相臣繇他途進臣罪大
矣上不允

公疏十四上乃賜告乘傳歸夫人遣舍人兒迓公西湖
索油蓋數百公訝問故對杙阻數椽何恃不爲暑雨
計乎聞者相顧嗟嘆將去之數日內戚有留行者公
曰如君言出矣循我故步能如志乎留者默然公曰
吾去決矣公出都行裝止書一篋衣一笥冠紳二事
好事者至欲繪爲圖歸仍寓羅嚴寺中讀書自娛食
指漸繁則復市一故樓徙故址上而前翔軒三楹居

常或在家或在市敝冠澣衣人不知爲吏部尚書也
其前軒繕治尚未畢戊戌正月十八日遘疾至二十
三日卒得年六十有八檢篋中止白金三兩幾無以
爲歛貸於姻戚乃克襄事浙撫按以請卹疏上詔與
祭二壇遣官治葬贈太子太保謚恭介

蔡恭靖公國珍
字汝聘號見麓南昌奉新人嘉靖丙辰進士官至
吏部尚書卒年八十四贈太子太保
代以素封積善聞而封翁嘗言曰有子名世阿堵何為
公可五齡即能出奇語封公抱置諸膝益喜橫施年
十二餼於庠已酉封公卒哭甚哀母李夫人諷曰父
言謂何而滅性耶公始收淚旦夕事太夫人益謹而
弟與妹太夫人情所鍾者必厭其欲當太夫人心嘉
靖乙卯舉於鄉諸得雋者爭鼓吹歸里公單騎從間
道行矣明年第進士分宜召諸進士飲公年少席與

尚書蔡恭靖公國珍

字汝聘號見麓南昌奉新人嘉靖丙辰進士官至

吏部尚書卒年八十四贈太子太保

代以素封積善聞而封翁嘗言曰有子名世阿堵何為

公可五齡即能出奇語封公抱置諸膝益喜橫施年

十二餼於庠已酉封公卒哭甚哀母李夫人諷曰父

言謂何而滅性耶公始收淚旦夕事太夫人益謹而

弟與妹太夫人情所鍾者必厭其欲當太夫人心嘉

靖乙卯舉於鄉諸得雋者爭鼓吹歸里公單騎從間

道行矣明年第進士分宜召諸進士飲公年少席與

主席鄰分宜是日服蟒袍而色稍敝酒闌詫諸進士
曰此袍蒙上賜於今十餘年矣諸進士嘖嘖相國儉
德公獨曰相公相業且幷幪宇宙將不止是分宜笑
曰蔡先生言是遂有意羅致門下公喻其旨多以病
注籍
授南刑部主事在諸生時嘗手爰書與經義互相參研
人爭姍笑之至是亭疑曲當諸胥莫能難會有重獄
議死者百公傳生比者什之七時南中官材甚辨獨
公以偉望領諸司轉南考功入闈得名士數人亡何
推閩督學至則嚴矩矱杜請託文必根極理窟乃收

如大學士李溫陵封太學士葉福清皆公首拔者未
幾遂致仕歸

丙戌起家叅政備兵辰沅時湖北洞苗四起諸材官爭
欲請兵公至私忖曰此可以計撫也陰遣人持檄而
定行之日辰沅人尸祝之晉四川按察使繩墨理枉
罔囿爲虛進浙江右布政胥奉鍰金進公籍以似後
人亡何進左布政故事兵餉織造陰有所入獨公不
名一錢軍匠感德具朱大學士祠記中

轉操江都御史期年晉左副都御史協理院事吏部左
右侍郎晉南吏部尚書三年晉吏部尚書先是孫陳

明名臣言行錄卷六十八
兩餘姚與內閣衡去張新建在事意公梓里姻婭兩
俱無猜公進退獨以已意若不知有閣臣也者人方
彈冠閣臣怏怏曰備在帷幄進退不得關其謀國家
置冢卿足矣何用閣臣爲公度終不能得志絜疏乞
歸

鄒南臯曰先朝冢卿如王西昌蹇忠定王三原馬鈞州
不可尚已嘉隆間時當更革蒲坂稱烈焉予目覩者
如宋歸德陸平湖孫陳兩餘姚表表者也歸德尚法
平湖善知人陳清而端有掣肘者輒去孫淳龐大雅
京察爲世傳誦公之品與歸德平湖餘姚相伯仲而

去更速予因公去國并思及諸公輩有餘恫焉
公別賢奸捐毀譽起廢三品稱真衡鑑至請修省請建
儲皆倡諸臣直行已志畧不少徇與許敬菴楊復所
周海門諸公講學白門勗以言行相顧則慥慥君子
與晤而移談寧默而實履知此思過半矣

明名臣言行錄卷六十八 終

與部而遂刻率然而實... 賦或門前公編學自門... 論者皆謂... 公履習... 夫夏... 因公大國... 我思... 公勤... 於... 公...

明名臣言行錄卷第六十九

左都御史辛肅敏公自修

字子吉河南襄城人嘉靖丙辰進士官至工部尚

書卒贈太子少保謚肅敏

授海寧知縣考選吏科給事中四十三年考察天下官
公以大名府屬譴者僅十之一而順天乃十之五皆
由人地不宜之故請自今銓授則擇才者居其難而
攷績則於難者求之恕庶幾賢士不格於求備中材
亦得以自全於用人斯為允當疏入吏部請行撫按
據此舉劾而部院更斟酌進退之報可

秋巡視京營以戎政不修備禦無法叅總督鎮遠侯顧
寰及協理都御史李燧乞飭寰竭慮詰戎調燧別用
速簡知兵者任之帝如其請爲擢趙炳然兵部尚書
以代燧歷本科左右給事中遷禮科都給事隆慶改
元四月論奪尚書顧可學徐可成侍郎郭文英等贈
謚俱以方藥也其年擢太僕少卿告病

萬曆六年起應天府丞歷大理右少卿光祿卿巡撫保
定僉都御史大理卿兵部左右侍郎十二年八月拜
右都御史掌南院事明年以特糾御史沈汝梁賊私
爲神宗所知初汝梁巡視下江用饋遺爲名盡取所

部贖鍰入京適僉都御史蕭崇業自南太僕入語於
公曰某與沈御史素無往還而賊罰簿內乃載送太
僕寺銀若干若不叨轉本院幾爲所誣矣公取其籍
觀之則南中各署開列殆徧詢之皆無有也乃備列
以聞帝遣中使至閣以汝梁所婪二千餘金口傳重
擬且問新都御史到任未久卽能糾發屬官趙都御
史公正素彰何二三年不聞一語也趙都御史者餘
姚趙錦也輔臣申時行言南都地遠法弛貪風未息
所以有可論之人此中在日月照臨之下固應不同
帝乃命逮治汝梁而勅吏部都察院通行內外不得

擅動贖鍰且載入考成憑以黜陟著爲令汝梁獄具
編管山海右衛明年正月趙錦憂去帝不由廷推召
公入爲左都御史時大計方竣疏言近者撫按薦劾
取名之意多責實之意少乞天語叮嚀自後推求精
核不務備員惟取顯勞不徇虛譽仍遵萬曆五年以
前例大省二十人中省十五人小省十人以上倘一
時賢能或寡亦不必汲汲取盈從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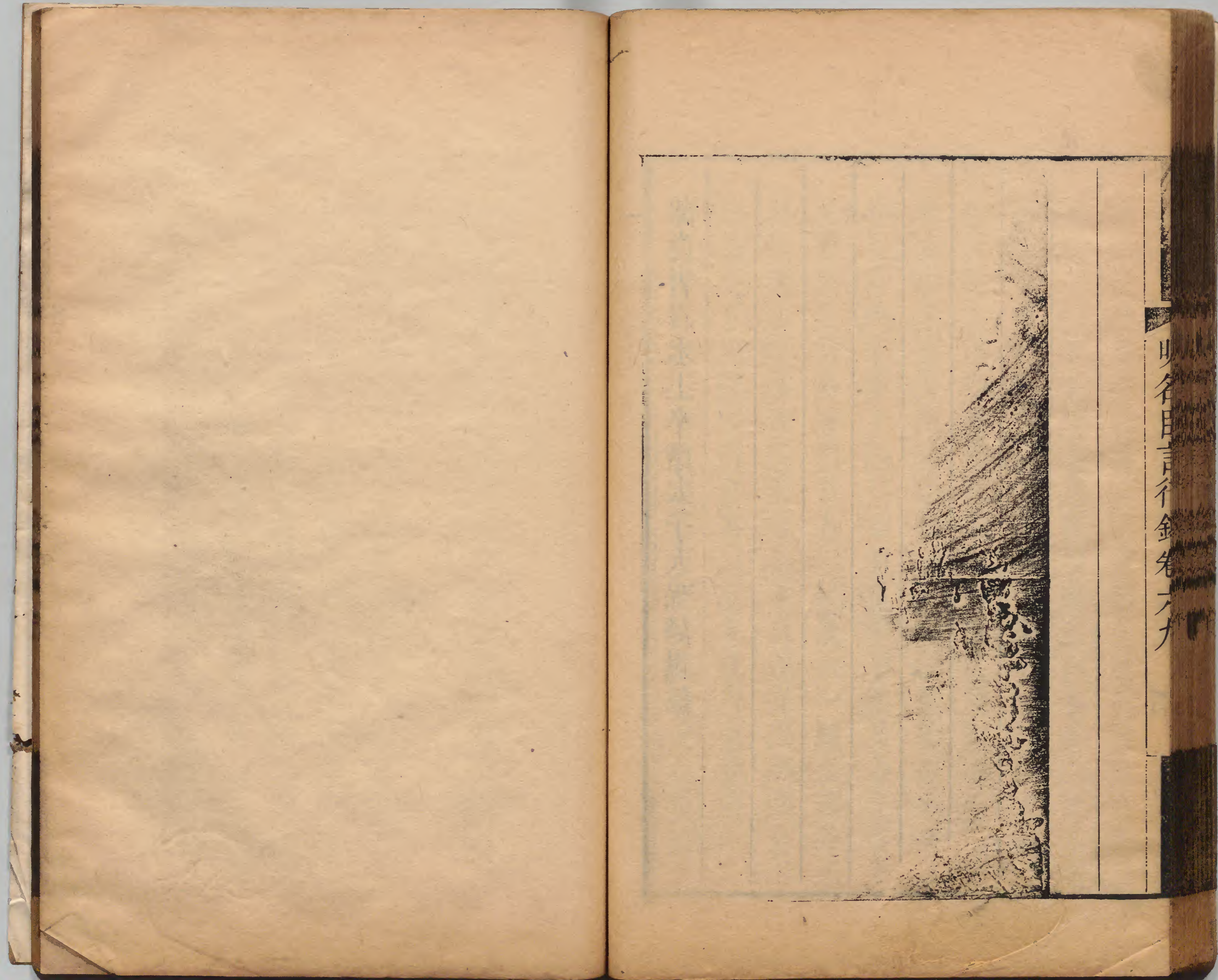
十五年京察公先期奏曰察典以訪單爲據而毀譽由
於愛憎是非半出妄傳中傷念多爲國念少以致彼
此抵牾公私淆雜今宜虛心鑒別留意孤立之人庶

不至黨同伐異帝深然其言時有貪競十餘輩皆政
府所厚而公欲去之給事中張鳴岡自知不免思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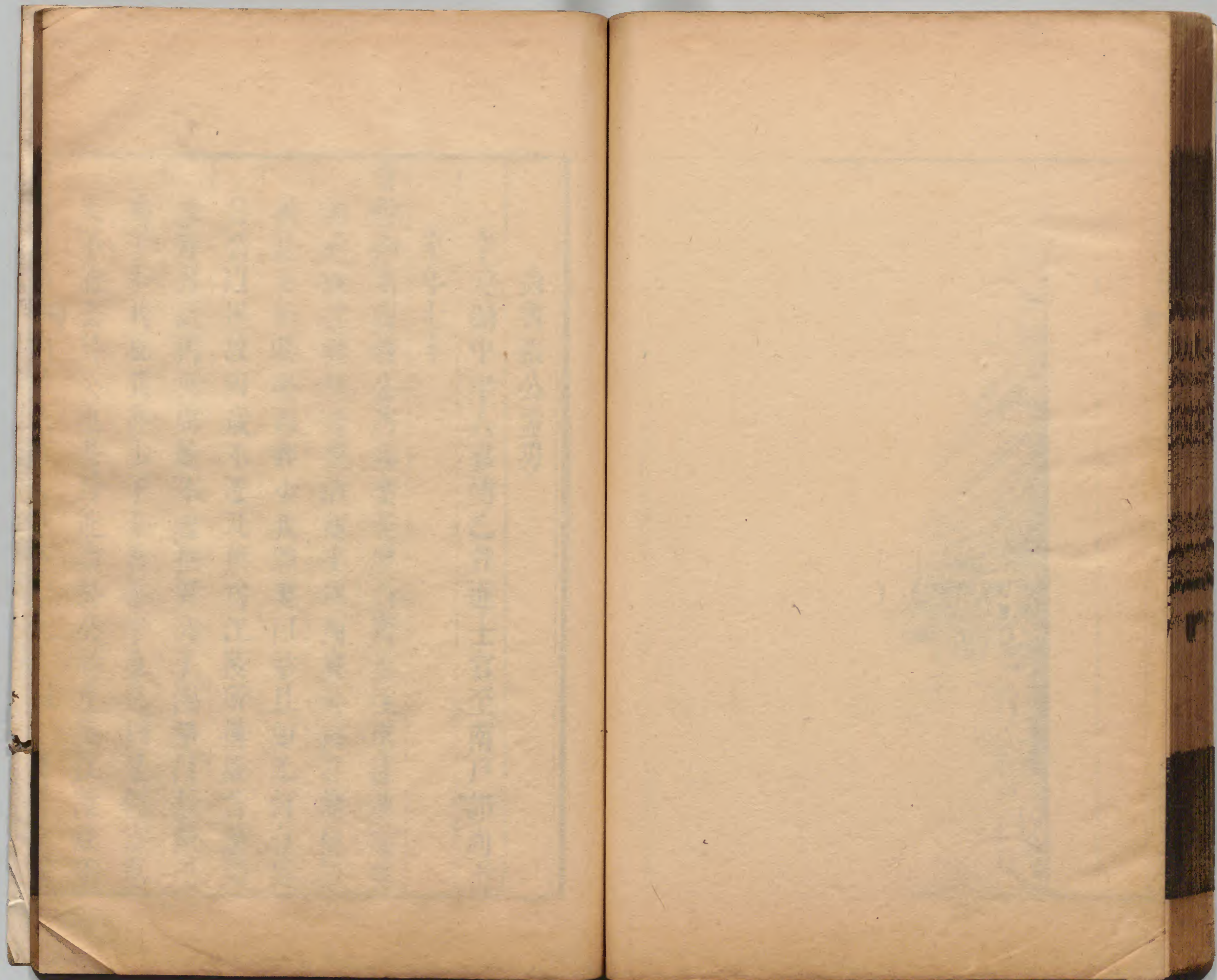
發制人遂言自憲臣疏上衆論譁然謂憲臣將以一
肯棄人一朝空國於是公所欲斥者悉獲免已而御
史張鳴岡等循例拾遺首工部尚書何起鳴起鳴以
督工諂事奄人張誠得四部管事而素與公不協或
謂之曰公有內主倘能去辛大當執政意卽與偕歸
他日可不失舊物起鳴大喜乃以公挾讐主使上奏
繼知公評不與託省親去官帝主先入之言固已疑
公深矣 乘機與給事中吳之佳攻詆甚力御史

高維崧趙卿張鳴岡左之宜則劾起鳴彼見公疏糾舉名節掃地故歸怨憲臣以爲藉口奏辨之地帝謂朝廷每用一人言官卽紛紛排擊今起鳴已去爾輩灼見何人堪任其亟行推舉毋辭大臣須純心奉國痛改前非不得挾私忿爭有負委任意獨指公也維崧等具疏認罪上惡其始則抗擊求勝及命之推舉又委託支吾命降爲首者三級餘人一級俱調外吏科張養蒙申救奪俸兩月公不自安亦以病歸公剛介端亮不爲流俗所喜其進也非政府意故縱輩劾而去之二十年起南京刑部尚書次年復以工

部尚書召未上卒贈太子太保謚肅敏



明名目言行録卷六十九



尚書張公孟男

字元嗣中牟人嘉靖乙丑進士官至南戶部尚書
卒年七十

當新鄭秉國時公爲其妻姪歷尚寶丞往來甚疎歲時
起居拱拱與其妻置酒便坐爲曲宴公終日無他語
拱語公於其妻而姪少我耶妻曰姑且如此何有於
公公以拱故四歲不遷及拱爲江陵所構嚴旨譴歸
人皆引匿獨公周旋不避拱握公手流涕曰吾爾以
爲子少我也我亦少子今吾忝子也公曰是何言也
夫不能盡於公也者乃能盡於公者也後江陵故矯

明名臣言行錄卷之六十九
新鄭所爲一歲三遷欲引附已公曰始予不媚新鄭
受相君知遇今何敢媚相君負知已不謝江陵敗歷
南戶部尚書遺疏千餘言命子民表馳使上贈太子
太保

卒年七十

尚書張公益世

左都御史衷簡肅公貞吉

字孔安南昌人嘉靖己未進士官至左都御史掌
院事卒於任贈太子太保

授刑部主事遷南京禮部郎中出知松江府廉直不受
請託吳淞江久塞水溢侵濱河田公出所節嗇金錢
濬之竣役而民無擾尤屬意學校暇輒進諸生課其
行藝爲條教十三章至今誦焉高新鄭有憾於華亭
諸迎合者上下其手郡中告密成風公獨意無所附
高啣之

徙陝西行太僕寺少卿公單車入秦肅清園政遍歷甘

明名臣言行錄卷之六
肅榆林諸塞悉其形勢慨然有封禪連之志神宗卽位改河南提學副使時江陵行沙汰例公執不從以是得士心亡何以毋憂去

辛巳遷湖廣右叅政兼兵備僉事築長堤千里衛荆岳罷澧津市私稅農商以寧而江陵家故不便小民楚撫臣以昵故輒私之公固持不可江陵敗其私人反齟齬用自匿公獨存大體焉

擢右副都御史巡撫河南比歲薦饑奏請發帑金五萬兩米九萬餘石分部周賑條理井井所救活數十萬人河南人德之在在尸祝迄今談救荒者莫不稱衷

都公云

召拜工部侍郎陞南京兵部尚書舉伍中老弱悉行汰去夙弊爲之一清尋轉北京工部尚書詔修養心怡神二殿公言北上門未竣役大工連興財力難繼况殿名養心陛下正宜寡欲與民休息不可作土木西華城樓災復有詔鼎建公曰百年輪奐一夕而灰時方雹雨流電天以此警陛下不深自修省而亟重煩民力非奉若之道上不從改左都御史掌院事疏辭詔不允乙未當計吏上召公同太宰孫公丕揚入會極門諭以協心共事公拜命出風廉黜墨仕路澄清

而浙直指按部殺儒臣逮詔獄大臣莫敢言公再三引奏上怒稍解詔有忠誠體國之語議東封逮御史曹學程下吏論死公曰臺諫帝之耳目但一言不當豈忍遽殺乎疏辭侃切時上厭諸言臣多謫逐去臺省虛無人公屢疏請不報會金星犯右執法占者謂西臺御史大夫當之公故恒鬱鬱卒於京賜祭葬謚簡肅立朝正直忠厚共仰清正名臣居鄉孝友睦族恤鄰士紳宗之如泰山喬嶽閭里誦之如和風甘雨子四人叔子時章甲午鄉舉任高郵知州諸孫甘貧苦讀不墜清白家聲足見其立法之良云

尚書趙端簡公參魯

字宗傳號心堂河南人隆慶辛未進士官至

南京刑部尚書卒年七十三

選庶吉士文章德器推重館閣間江陵相國嫌公無私謁僅補戶科給事中公論建侃侃如言王文成當從祀蘆溝橋佛寺不當建及甄別吏治釐刷馬房諸疏皆切直中窾奄張進毆給事中於留都臺諫交章劾進僅薄罰公抗言進乃守備中官申信之黨不併治信無以服人心且朝廷紀綱因此曹大壞漸不可長時信方居中與璫保比勢甚張得旨切責公令回話

公立草奏有云臣但知有道之世可以危言不顧君
父之前所當忌諱縉紳傳誦以爲美譚卽江陵讀之
亦心悔語人曰如此蘊藉不得居詞林是吾過也
謫高安典史臺使者檄主白鹿洞書院公日課諸生勉
以實詣從榛莽中得石刻文行忠信四大字爲箋而
布之辭指剴切讀者感動
遷饒州府推官擢福建按察僉事督學政時學使者阿
執政意操士如束濕務在汰多而錄少公曰閩材藪
也胡可爾一切以寬行之至殿最去取則一稟至公
無所假借其接對諸生氣溫色和絕去圭角望之藹

然可親卽有所譴罰人亦樂受而衡鑑尤精

晉光祿少卿上享太廟受釐偉公儀度屢日之兩歲四
遷至南太常卿南都故事百官賀萬壽畢更衣謁孝
陵長至先賀冬而後陵祀公謂祝釐所以尊君而有
事寢園則歎欣之情未暢陵祀所以格祖而反後朝
賀則奠獻之禮未虔具疏正其誤咸報可

擢右副都御史撫閩閩人聞公來無不手額公至則下
教有司力行鄉約保甲無事虛文自是閩境少盜卽
盜發亦輒得寧德之支提寺故盜藪也僧大千請內
降藏經將聚徒其間過三山公留勿遣姦商黃錦輩

明名臣言行錄卷六十九
闡通諸彙開島嶼公捕錦寘重辟固請申明祖訓毋
恣姦人與倭市又躬行海上蒐軍實嚴海禁疆事大
飭屬有陳申者以倭報至語甚張皇人情騷動公獨
晏然曰是將勾倭以自爲功耳械繫之謂倭來且斬
汝因疏聞下御史鞠實倭竟不至漳卒譁諸司恐其
爲變欲勿問公曰廢法以養驕亂之道也縛其魁誅
之卒讐服不敢動在閩兩年未嘗取一銖一縷幕府
市租悉裁以饗士

遷大理卿晉刑部左侍郎時封倭議起司馬石公惑沈
惟敬說持之甚堅公抗言不可著東封三議辨析利

害反覆詳明時方遣官勘視矣忽又下廷議公謂未
勘而遽議徒開紛紜之端萬一有所過聽貽禍不淺
復疏爭之其後封事破壞司馬亦以此敗皆如公言
改兵部左侍郎旋改吏部與尚書姚江陳公甚相得亡
何以會推閣臣忤旨選郎逐陳公亦去而富平孫公
代公當陳公用舍之交獨任曹事勢甚桎杙其調劑
獨苦屬同里沈公拜麻公遂欲乞歸孫公知其意請
以公爲南刑部尚書陞辭又言封倭非計立枷非法
語皆切至南中法令久弛人易犯公堅持三尺卽勲
戚中貴無所撓誠意伯劉世延暴橫都下公力暴其

明名臣言行錄卷之六
罪世延反螫公公不顧也工曹趙郎被劾下公問郎
浙人又相國族也或疑公有所假借而公故絜情麗
法未嘗少徇卽言者未亮公亦不較

時冊立尚寢鑛稅方興逮繫諸臣未釋公憂見眉睫約
九卿力爭或言此輦下諸公事留曹去天遠優遊養
高時入署治文移簿牘足矣何問其他公嘆曰大臣
誼關休戚何分遠近以六年再考加太子少保比引
年復蒙慰留滿三考公決意乞休上俞銓臣請卽家
晉太子太保褒及三代而公病忽一夕家人見巨星
隕廳事前旦日公終

宮詹全公謂公有大節三以直道左遷至極貴而謙讓
不矜一也廻翔南中十餘載無滯淫之感二也禔躬
清介不受賂遺官至上卿而僅中人產三也而公方
廷推太宰時沈公當軸以里閭嫌請於上必無用公
非沈公不能成公之高而公之所以自處者於此不
亦可概見哉

右都御史王恭簡公樵

號方麓鎮江金壇人嘉靖丁未進士官至南京右都御史卒謚恭簡

初授行人遷刑部主事再遷員外郎數以執法與分宜抵牾而給諫吳時來論列分宜罪狀謂公與其謀出之東兗遂引病乞歸徐文貞李文定相繼登軸素相善而堅卧不起者垂十四年

江陵初輔政搜討名實之士以浙憲副起用尋入為尚寶卿江陵自負推轂功而公殊落落無附麗意又以御史劉臺疏薦公而劾江陵大啗之公竟以星變自

明名臣言行錄卷之六
陳歸矣江陵敗起太僕少卿累官光祿大理卿刑部
侍郎擢南京右都御史

公爲人恬默靜慎所至以寬簡稱然使人不敢以私
干而豪右重犯法講習國家吏事旁達洞解而不肯
驚於局外若世人插標樹羽沾沾徇名之爲者其爲
刑部郎治律如儒生治經字比句櫛貫串折衷有手
纂讀律私箋嘗嘆曰士大夫專以留心案牘爲俗吏
文墨詩酒爲風雅夫飽喫官飯受成吏胥而謂之風
雅可乎肅廟末年多有所誅震縱舍以示不測而分
宜時借以行其私宣大總督楊順嘗殺沈鍊以結分

宜後以邊事論糺法當斬分宜欲貰之公力請於尚
書鄭公宜以去就爭卒論死

巡東兗日會景王之國道出部內舟千艘役夫二萬公
言派鄉夫則擾民一用顧募應募者皆沿河積猾縷
跣而行自平原至沙河二千里半月出境當是時閭
狡縱橫至繫縛郡邑長吏以徇獨山東不及於譁
分巡浙西職兼治兵而西吳故鹽盜藪公練士厲兵嚴
保伍之法捕治劇賊潘榜等又兼得其宿豪名猾罪
遣之又督調諸將戰覆四倭艦於徐州洋捷聞增秩
賜金

歷法曹治城旦書猶故爲郎時曰人命至重彼以一縷
懸吾筆端而敢不盡心乎哉嘗一當熱審兩慮重辟
雖死者亦心服而去及解任以歸徒步里中與後進
敵禮與負擔讓道浣衣脫粟樸遯如野僧寒士碯田
僅四頃家無長物未嘗以貧介念御子弟以慈勝然
意所不可少見顏色甚於市撻待人坦率無機絕不
爲崔峻幅截之行然與之周旋能使誕者訥而放者
斂杜門却掃郡大夫有終任不識面者其造請詣見
嶄嶄如也故論者以爲今時之古人云所著有周易
私錄尚書日記詩考周官私錄春秋輯傳四書紹聞

篇行於世

侍郎王恭介公汝訓

字師古號泓陽山東聊城人辛未進士官至工部
左侍郎贈工部尚書卒年六十

公先世故饒厥考文林公產益殖田園陂澤之利以歲
入子母錢以日入皆不貲公既貴盡散其所有以與
其宗黨親戚知交而僅留薄田自給盜嘗入公室公
授以筦鑰使胥篋自取僅敝緼數事粟數石錢千餘
而已盜涕泣羅拜稱死罪公揮手使去亦終不言
初令元城捕治大猾旌孝弟力田鑿渠醜陂梁之樹之
爲邑人百世利治行異等僅得比部蒲州相國爲不

平乃得兵部其丞南大理魏國媵教傭奴殺嫡子而
行金營解公堅持之乃抵罪

爲光祿少卿而都給事陳與郊貪而怙其所援結如張
九一吳時來所誣讎如歸德沈公史給諫孟麟皆大
舛謬物論譁甚而以城社故無敢發者公列其奸狀
十數事廷劾之不少避忌坐此徙而南而與郊亦自
免去

寧夏之亂督臣魏學曾甚有勞或言其逗留上震怒檻
車徵下詔獄禍且不測廷臣噤不敢救公時卿太僕
獨上書頌其功卽有罪當從末減上爲感動學曾得

削籍爲庶人

撫浙時浙中多大姓而董宗伯范司成素以貴雄蒼頭
輩乘而魚肉其里人里人訟之牒如山公與彭御史
聞之朝御史屬烏程令操之急訟者益張司成懼禍
雉經死其妻詣闕訟上震怒逮御史烏程令而賜公
歸公恬然就道惟以不得與御史令同被譴爲愧其
入佐司空屬水衡金錢竭諸所興繕傳索及歲供尚
方諸需中貴人皆窟穴其中爲漏卮尾閭公與其屬
銖稱寸量耨櫛爬搔無所假借其大者如殿門福藩
之營建瑞邸之婚皆多所減汰上時或不樂而公常

守前議無所搖卽小有通融亦卒歸之於節儉
公在朝士大夫無不嚮公推以為前茅為領袖每有議
論輒云王司空云何公時而諾諾時而斷斷其間是
非可否亦或有與眾異趣而人竟不敢遽有加於公
蘇文忠有云其素所不屑者足以取信於天下公之
謂與

在浙築西陵隄延亘如石城浙由此無海患而當其赴
浙時道過姑蘇東征歸卒以諸帥侵牟大譟公手檄
諭定之至鎮捕治諸亂者誅罰有差軍中帖服
葉文忠碑公曰士之墨其官而脂韋其守者毋論乃有

敝車羸馬若貧乏不自給持論侃侃有烈大夫概而
徐察其行事或皆未必然又以此而苛求於世者此
其人豈少也公捐不貲之產以垂橐沒身封事切直
皆言人所難言而齒牙未嘗少露其衡隲人品程量
世事率依於忠厚未嘗以已所長已所不欲為繩人
曾一佐大計諸蜚語謗書皆不得行常自言鑑照妍
媸妍媸不著鑑心應事物事物不著心此其胸中蘊
藉豈可量哉

李臨川聞見錄云公與丁公元薦父同年元薦曾造其
家時公厚貲俱散盡無磚瓦重門之蔽命童子開籬



明名臣言行錄卷六十九
柵延丁入景物幽雅蓋人間地行仙也

侍郎朱恭恪公鴻謨

字文甫號鑑川山東青州人隆慶辛未進士官至
刑部右侍郎卒

祖父五世單傳祖樸隱公憂之日禱於神夜夢星如月
落前楹而公生方五歲母程夫人棄世哭之哀非凡
兒比十五補郡庠督學穎泉鄒公夜夢虎吐明珠光
輝灼天開卷得公又姓朱大喜挈入衙齋朝夕討論
學大進已巳遇超貢業心屬公公不至後問故曰謨
終不以師愛奪先輩榮名

庚午鄉試第二辛未成進士授吉安推官郡有要臣來

千者出其書示人要臣惕然久之亦與諸吉人相忘
曰茲道義鄉也匪吉誰容吾慙者丁丑大計有同僚
陰薑公當路不無少動吉孝廉百人咸聲言曰我公
濂洛中人吉數百年僅僅見此此而可議吾輩願叩
九閭矣議止然僅授南道御史至方兩月會江陵不
奔喪杖諸言者公杜門不飲食淚簌簌下李夫人數
使女奴輩晉食不御夫人泣曰親老家貧去牛衣幾
何時而忘耶推案曰無多言死矣草疏語語血誠讀
者一字一淚江陵欲逮之而中解以嚴旨勒歸公跨
蹇驢出留都人指歎曰小民無福真御史去矣歸隱

手書壁曰洋水樂饑讀天下書不談天下之事康衢
擊壤生聖人世願爲聖人之氓日與馮孝廉子咸講
晰天人闡釋經史諸使者干旄至公門返終不得一
望顏色

詔起故官補河南道巡按江西江西故公舊遊地士民
聞公至如清獻益州重臨墨吏多解綬去晉光祿少
卿轉太僕少卿會議與重臣忤卽拂衣歸尋以詔起
大理少卿晉僉都御史提督操江巡撫應天會倭告
急當事者多屑越帑藏公不肯妄支一錢曰吾安能
以未至之倭憊久安之赤子久之倭不來吳亦不困

吳賦重多倚豪右爲窟穴公精心計與諸長吏講求
畫一法初或難公而久亦稱便

遷刑部右侍郎爲國守法法得公平戊戌病卒貧不能
歛大司馬蕭公等醵金始得具棺公爲理六年衙舍
雨注地不可足以蓋支雨以屐涉者三年不問李夫
人布衣蓬首臧獲敝衣垢面如未嘗從宦遊者按江
西歸薦者厚幣走謝公不受書諸來役不得勞多典
衣還者爲學務勿欺自大廷以及屋漏無惰容與人
處一定交終身不忘平居不談人短長聞人善喜動
顏色見一才推轂不容口其大節如此

侍郎呂公坤

字叔簡號新吾河南寧陵人隆慶辛未進士官至
刑部左侍郎卒年八十三贈尚書賜祭葬廕

初知大同有鄰邑山陰大紳王公家屏姊夫某者犯人
命坐抵家屏補冢宰過大同向公言某事公答曰獄
已成不可反家屏向僚友曰天下第一不受囑托者
無如大同令矣特疏薦公陞吏部主事同邑王某先
補銓曹年例外轉時有藉以嫉公者朝議欲劾行嫉
之人公代爲申辨行嫉者大慚暮夜走謝

累遷右僉都御史巡撫山西謂巡撫之職在乎安養斯

明倫彙編 家範典 卷六十九
民乃民生不輯吏治不臧也吏治不臧注考失實也
因申嚴薦舉連坐法一時吏畏民懷境內大治

召爲刑部侍郎多所平反會天道多災變上疏力陳弊
政累累數千言內言廢弛壅蔽之患有曰祖宗以來
有一日三朝者有一日一朝者蓋一人勵精則萬事
嚴肅陛下不視朝久矣人心懈弛奸邪窺伺且章奏
強半留中萬一有國家大事邀截實封揚言於外曰
留中矣外人知之乎萬一有詐傳詔旨匿不封還揚
言於外曰進繳矣陛下知之乎臣望自今以後留中
章奏每月御前發未覽揭帖一紙內開某者未批下

會極門轉發各司備照庶君臣雖不面談上下猶無
欺蔽而作奸之人心收矣神祖得疏雖未卽行而心
亦感動

又言洮蘭之絨山西之紬浙直之段絹積於無用若服
有定期歲用千疋而江浙山陝之人心收採木之害
饑渴瘴疫死者無論乃一本初臥千夫難移遭險蹉
跌死嘗百人倘減其尺寸少其數目而川貴湖廣之
人心收礦稅無利勒民間納銀民不能支括庫銀代
豈開礦之初意哉誠勅各省使臣嚴禁散砂不許借
解而各省之人心收自趙承勛造四千之說而皇店

明名臣言行錄卷之六
開朝廷有內官之遣而事權重且馮保八店爲屋幾何而歲四千金不奪市民將安取乎誠撤各店之內官而畿內之人心收不報

時鄭貴妃擅寵公刻閨範四冊以諷之其書傳布漸廣戚畹鄭承恩復刻閨範圖說實不相關而科臣戴士衡者指爲逢迎希冀公因疏辨曰昔漢劉向作列女傳以獻成帝歎賞臣之閨範前述經傳後列貞淑體依劉向意本關睢臣若有所希冀自可明白進呈何所回護而犯此危險之途乎上溫答謂此不必辨其後造妖書者尚借以爲發端然列女傳之作寓刺飛

燕今公疏稱體依劉向其爲規切而非逢迎固章章矣公旣被謗屢疏告歸閉門著述若理欲生長極至之圖身家衰盛循環之圖及筮仕要訣刑戒三十七條慎罰十六條之類名目甚多而呻吟語一編尤爲人所傳誦學者稱新吾先生

人言其... 公... 志... 丘... 生... 自有... 鼎... 不... 患... 公... 為... 諸... 生... 時... 館... 於... 邵... 古... 愚... 家... 邵... 憐... 其... 貧... 欲... 周... 之... 可... 數... 百... 金... 公... 竟... 辭... 館... 去... 曰... 邵... 公... 不... 知... 丘... 生... 丘... 生... 自... 有... 鼎... 不... 患... 貧... 也... 其... 立... 志... 如... 此... 公... 艱... 子... 家... 娶... 一... 姬... 侍... 已... 而... 還... 之... 猶... 處... 女... 也... 不... 欺... 暗... 室... 視... 古... 之... 焚... 香... 告... 天... 者... 相... 伯... 仲... 矣... 初... 授... 南... 康... 府... 推... 官... 宦... 僕... 殺... 人... 私... 占... 民... 田... 諸... 同... 官... 莫... 敢... 問... 公... 歸... 之... 民... 而... 置... 於... 法... 御... 史... 劉... 臺... 之... 獄... 承... 問... 者... 俱... 迎... 當... 事... 意... 公... 獨... 執... 不... 可... 監... 九... 江... 鈔... 關... 諸... 瑣... 屑... 及... 乘... 風... 宵... 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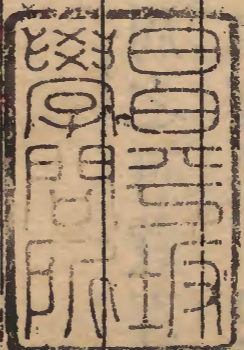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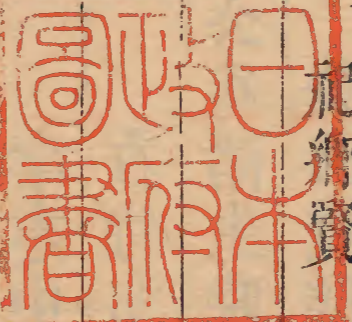
侍郎丘公度

字志中號震岡山陽人萬曆丁丑進士官至戶部右侍郎

公為諸生時館於邵古愚家邵憐其貧欲周之可數百金公竟辭館去曰邵公不知丘生丘生自有鼎不患貧也其立志如此公艱子家娶一姬侍已而還之猶處女也不欺暗室視古之焚香告天者相伯仲矣初授南康府推官宦僕殺人私占民田諸同官莫敢問公歸之民而置於法御史劉臺之獄承問者俱迎當事意公獨執不可監九江鈔關諸瑣屑及乘風宵渡

者俱不問而額亦不缺守汝寧清慎推天下第一補
歸德至郡釋無辜獄數十人晉潼關兵備謝絕餽遺
轉太僕寺少卿時缺開府當推人有諷其見當軸卽
可得者公笑曰有呈身都御史耶晉光祿卿屬官據
中璫爲奸利劾奏罷之寺政一新晉戶部右侍郎卒

祀鄉賢



文化庫

明名臣言行錄卷第六十九 終



文化庫

